

928
バ
5

梅村家藏藁

五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二

文集十

序六

古文彙鈔序

古文之名何昉乎蓋後之君子論其世思以起其衰不得已而強名之者也先儒謂三代無文人春秋以降始有子產叔向用文詞爲功而莊周列禦寇遂以名其家西京以下班班矣其時有古文尙書古文孝經者以六書難字爲考正而已初非以其文名之也自魏晉六朝工於四六駢偶唐宋鉅儒始爲黜浮崇雅之學將力挽斯世之頽靡而軌之於正古文之名迺大行蓋以自名其文之學於古耳其於古人之曰經曰史者未敢遽以文名之南宋後經生習科舉之業三百年來以帖括爲時文人皆趨今而去古間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時文或離或合離者病於空疎合者病於剽竊彼其所謂古文與時文對待而言者也蓋古學之亡久矣吳郡蔣新又吾友韜仲僉憲公之孫也刻其古文彙鈔成問序於余曰此吾祖所以教於家者也願得一言以識勿忘余取其目觀之則自周禮檀弓家語以下

左國公穀國策三史八家之言皆在而其書不過數帙噫嘻是何其取之博而用之之約乎夫周禮河間獻王所得與儀禮同上之秘府然儀禮有逸經三十九篇已亡而周禮冬官一篇亦闕小戴氏增損禮書曲禮檀弓以下共四十三篇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篇第若其錯雜故論禮者以爲不如春秋三傳之爲全書然漢儒多尊公穀抑左氏至東京以後始顯而國語亦輔之以行名曰春秋外傳戰國策劉向所定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宋時再命儒臣訂定迺完夫士生於古學廢絕之後區區掇拾整齊於煨燼屋壁之餘亡者漸滅而不傳存者混淆而無次有識者咨嗟太息恨後生不見古人之大全良以此也詎肯厭遺經爲難竟又從而摘裂破碎之哉三史惟孟堅爲蘭臺定本史記已有闕文蔚宗所刪取者謝承袁山松諸家今已莫可參訂若夫韓歐大家之文後人尊而奉之業已家昌黎而戶廬陵然君子以爲元末諸儒所爲發學者其於八家講求各有本原所當博稽以要其歸未可於尺幅之內規規而趨之也蓋讀書之難如此蔣氏自清流公以春秋起家余交於僉憲最深知能世其家學今新又年甚少才甚高將以其學游京師而刻所鈔以無忘先志

傳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新又之所殖不既多乎夫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司馬遷涉江淮探禹穴而世本楚漢春秋參之以訪求而後大備京師者文人學士之所集羽翼經傳之書在焉然則新又其釋於所已聞以進乎所未聞可也彼夫採摭舊藁之書豈足爲新又重哉余旣慨世人之不悅學而新又好古又表揚其祖父之教有合於昔人讀書之大指乃因其請而敘以歸之云

梁水部王劍尊聞序

往余客京師好攜拾古人嘉言軼行散見於他籍流傳於故老者以增益其所未聞迺有笑余者曰甚矣子之勞也今以子一日之內出入禁闈公庭之論列私家之晤語誠筆而存之皆足以爲書迺必舉數世或數十世闕遠而荒忽者整齊而補輯焉雖用意之勤其人與其事則固已往而不可追矣不亦難乎余心聽其語退而爲歲抄日記有成帙矣久之朋黨之論作士大夫所聚訟而爭持者黑白同異糾紛屢雜旣不足取信而飛言微辭成目之以怨謗余之書雖藏在篋衍不以示人恐招忌而速禍則盡取而焚之未幾天下大亂公卿故人死亡破滅其幸而存如余者流離疾

苦精神昏塞或於疇人廣坐間徵一二舊事都不復記憶於是始悔其書之亡而不可復及也已水部真定梁公慎可別十八年矣今年春再相見於京師出所著玉劍尊聞集以示余曰子爲我序之夫古之立言者取其講道論德用口語相傳授自典謨以降至於孔孟左丘明穀梁公羊諸書皆是也聖人不作諸子迭興乃務爲文章競著作假借緣飾不必其中之所欲言卽得失無攷正家乘野史則又屬之神官史家之所不取遭兵火易世代散亡放佚百不一存兔園之小儒據事直書罔識顧避病在僻陋而寡聞其稍有聞者忌諱疑畏輒逡巡勿敢出無怪乎書之不就可勝歎耶梁公之祖貞敏公爲名太宰大司馬致政里居者二十年自公爲兒童時習聞先朝掌故長而與趙夢白先生游先生一代偉人其緒言遺論可指數而述也旣而子弟位卿貳備法從出入兩朝百餘年來中外之軼事皆耳聞目擊若坐其人而與之言無不可以取信而公爲人又抗爽軒豁少年好畋獵聲酒馳逐燕趙之郊折節讀書官禁林被黨網志氣不少挫歸所居雕橋莊杜門著述且十年家世貴盛修飭醕謹踰於素門寒士而聽其論辨則恢奇厯落滾滾不休噫公之書其本於爲人者如是是足以

傳矣余旣論次是編而因以告後之人使知一書之成於斯世不爲無助各宜愛惜其所聞遵公之所以得而毋蹈余之所以失也

宛平王氏家譜序

吾觀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賑贖之禮親兄弟之國而其屬小宗伯則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小史則奠繫世辨昭穆蓋古者天子賜姓名氏諸侯命族而所以訓之教睦使之親親尊祖敬宗收族無侵凌悖亂之患者則皆大宗伯之事也自宗伯之職不修而天下之人始有疎棄本支而視其至親無異秦越者於是乎常棣之風微而角弓之刺作宗法之不講其害可勝道哉惟敬哉王公以碩德鉅望爲時名卿且父子相繼爲大宗伯當世尤豔稱之推其孝友施於有政旣以佐天子敦敘五典誠和萬民其於古宗伯之職已無不舉矣又念始祖來自任丘以羈旅至京師再世滋大及公父子益貴盛不出長安國門而躋崇班登副相此固與朝知遇之恩而非祖宗以來累世種德無以致此使譜牒不修世系失序數典而忘其祖非所以闡揚先德昭示子孫者也是故作爲家譜有名紀焉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

者可考而知也有內傳焉自祖德以及壺僕凡嘉言懿行在人耳目者可述而志也有外傳焉蓋做古內宗外宗之制以廣親親之誼詩所謂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者也吾聞王氏有姬姓有媯姓有干姓姬姓曰太原瑀瑯京兆河間媯姓曰北海陳留子姓曰天水東平新蔡山陽中山章武河東汲郡其他共有四十餘望而唐室宰相表王氏十三人定著爲瑀瑯太原京兆三族繇宋迄明公孤宰執不可勝數今宛平王氏方伯公由進士起家敷歷中外著有政績垂條布葉施及後人先生之爲斯譜自曾祖以前世遠無徵者甯闕而不書蓋昔人所謂膏粱盛門爵位蟬聯文才相繼者吾自有之春秋之義在乎傳信此其作書大指也夫京師者先王所以優禮元臣錫之湯沐而世家鉅室聚族而居焉者也成周之甘原鞏汜分卿士之采邑而長安鄠杜櫟陽公侯列邸相望其簞食有堂其薦饗有廟其教子孫有家塾然則王氏之遭風雲處輦轂于子孫孫弗替引之者豈獨爲其一家已乎觀於其譜而孝悌慈愛之心油然而生推之天下使人皆知愛親敬長彝倫攸敘而萬物靡不得其所雖古大宗伯之職所以佐王和邦國者盡在此矣公之爲意豈不深且遠歟先生辱與余游四十年當

其早歲擅名爲海內人士所推服迺蘊隆之久而後過天之所以佑王氏而光大其堂構誠有非偶然者余晚與司空公同事禁苑先生嘗過邸中相勞苦其交在紀羣之間王氏孝友敦睦之教余深知之故先生家譜成不遠三千里屬序於余而先生之壻陳君來貳吾州與余故有世誼其門第在王氏外傳中禮有之大臣三命以孝行著於州里鄉黨者兄弟親戚僚友執友以及交游備稱其慈弟仁信余雖不敏竊自附於交游之末而先生之孝弟在乎此書不可以莫之徵也爰述其意以爲之序

楊氏遺宗錄序

自後世宗法之不修而譜系不可復考其幸而生太平之世知所講求者蓋已鮮矣不幸而遭遇亂離越在草莽曠宗闕祀能復痛其既衰而拯其將墜乎余年家閩州楊君爾緒諱繼生以鄉貢士司教吾州集州之子弟於明倫堂而告之曰爾亦知微福於天者之厚乎而不思愛敬禮讓以報之也生長江南不見兵革于子而居衍衍而食迺猶箕箒諄諄擾鋤德色競其刀鎗而棄其姻戚是因生蕃齒殖犴安蹈習以爲固然而不知其德也余蜀人也家門崩析絀禍於賊蓋顛白刃罹矢鏑無可紀極而破骸折

骨何所求索惟有西望長號頓首於邑而已求如諸生思相援而愛相恤以恬嬉乎故國又胡可得耶於是聞者色動或爲之泣下皆知有楊先生之教云踰五年楊君遷去爲連江令出其亂後遺宗錄授余曰其爲我序之閩州爲蜀之西門踔遠險固其民得以保涪江走棧道在今日猶爲完郡其中賊禍也以視全川不及十五六而楊氏之宗所及已如此嗚呼何其酷也先王之世里有塾黨有庠日教民以父兄宗族孝友嫻睦之道有不率教者以法制訓齊之雖有強橫暴鷲之人猶可不至於禽獸以故盜賊之源息後世禮讓衰壞竊起卽其肺腑支屬數傳之後且不知誰何之人而相爭相奪之風日甚其究也嗜殺而好鬪屠肝碎腦斫人手足流血盈前而談笑自若以是爲樂而已矣而非先王之仁義禮樂漸滅殆盡而洪水蛇龍之毒中於人心不如是其烈也楊君流離奔竄之中能追溯本支以教吾州之子弟其爲令也又將推而及之於民欲以救厄運而化未俗可謂知所本矣若云楊氏之宗不至於隕越此猶其小者余故推其意爲之序焉

李貞女傳序

事有不見於禮經先王不以訓世而君子稱之以其過於制而合於道也禮於人子之養親也雞鳴而起日入而息請席衽奉敦匱治館餽潔滌滄其事至煩且勤矣而獨於女子之孝不甚著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蓋惟恐其不如父母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先王垂家法於天下故於其事父母則略言之而特舉婦德以爲訓女子之嫁也父母祝而送之其得於舅姑貽父母令名不得於舅姑貽父母羞辱女子之事舅姑凡以孝父母也舍事舅姑無以孝父母乎女子二十而嫁出於襁褓之中離於保傅之手其去施衿結帨也近矣事舅姑之日長事父母之日淺矣然則有終身不嫁以事父母者乎曰有之子之娶婦事宗廟繼後世也古之孝子有不娶以養其親者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以孝子之心蹈不孝之罪猶且爲之而女子無是也戚后之對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乎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古固有不嫁之女矣而列女不書內儀不載異常之事不可以教世而訓俗是以著其實於記而沒其文於經固未嘗不深與之也今嘉禾女子李鳳以事父不嫁父病籲天感召靈藥有烏啣果投厥鼎中飲之乃廖年四十七以沒猶以不終養其父爲恨里人懼其後

之軟傳也謚之曰李貞女屬余文序其事易曰女子貞不字不字其果爲貞歟有聘而不字者矣既納采問名以身許人矣而夫亡斷髮髻耳誓志不行此其爲貞從其夫言之也今李氏之志知有吾父焉爾斯可謂之孝不可謂之貞夫女子之事夫猶人臣之事君也得吾君而事之有死而無貳不得吾君而事之潔身守志其道亦有死而無貳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男女有別自其爲女子而居室之儉已備斯可爲孝也而獨非貞歟

編年考序

編年者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歲此所謂編年也編年考之爲書者何以歲繫人以人繫事而日月不必考則不可謂之編年然以人之盛衰始卒貴賤賢不肖皆分繫之乎年雖謂之編年亦可也雲間沈坤僊氏實成此書其子麟字友聖以詩名則余友也友聖之言曰吾父名不出里巷躬耕十年而成此書願請先生一言序其簡端且吾父嘗以謂麟曰吾之爲此書蓋以自警且教爾也吾見古人之生而神靈少而穎異則未嘗不蚤望爾之成也其或年未強仕位至三公揚節垂祖立功立事則未嘗

不望爾之顯且有所建樹也若去鹿裘帶索之叟或荷鋤終身或鈔書千卷吾蓋以此自勗而默數其齒則吾固已衰矣麟也再拜受教今以遭時不偶父子負耒長隱於田間而吾之壯盛日已過吾父之篤癯日已及將其平生著述無以傳示乎來世願以是屬之先生余應之曰予知古人編年之道乎夫紀載之存疑傳聞之失實未有不始於年者也三皇之前皆萬有餘歲其言荒遠不經卽其後言之外丙二年仲王四年一以爲改元一以爲紀歲則失之譌文王百歲武王九十五歲而謂文以五歲于武則失之誣且以孔子之生年卒月而三傳史記所載已酉庚戌己卯之異其年十月十一月四月五月之異其月己丑乙丑之異其日其不可考者一也老聃莫知其所終或言百有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其不可考者二也長狄桀如死于魯桓十六年而其兄焚如以宣公十五年見獲於宋相去百有三歲其不可考者三也以家語按之伯魚之卒宜在顏淵後而論語說謂在其前其不可考者四也夫春秋者編年之書也史記者繼編年而作者也今以二書參互徵考而其譌舛乃至於此安知後之史家繼千百年而作者其紀元年表無傳聞異辭者乎又安知名人鉅儒私門紀載弟

子傳述所謂年譜者其說果可盡信乎而沈氏獨能佃漁百氏錯綜萬家以成此書其道固非以爲編年也誠以書簡脫誤傳寫乖錯有見乎編年之難而特借一端搜羅考索以輔其所不及且又父子二人帶經而鋤窮居著書樂道不倦後之人考其年月孰謂是書之無所裨益乎余所以謂之編年者蓋以此歟其可傳也已

秣陵春序

客有問於余曰秣陵春何爲而作也自華山畿紀於樂府而幽婚冥媾歷見稗官後世猶疑其事今子之說非形非影爲有爲無此恢諧滑稽所不談而虞初諾臯所不載者也得毋迺誕之乎余笑曰是所謂夏蟲不可語冰知宋人之刻楮葉而不識木鸞能飛者也今夫阿房閣道鉅麗之極觀也咸陽三月劫灰具燼而海中有三神山以金銀爲宮闕二者吾不能定天下之居處鄭女曼姬嫺都療治章華宮中十年不能望幸而巫山之神女高唐入夢得薦寢於君王二者吾不能定天下之美麗魚龍曼衍之戲西域幻人吞刀吐火而月中天樂紫雲一曲唐玄宗以玉笛吹之名曰霓裳羽衣二者吾又安能定天下之聲音哉彼夫文人才士放誕窮愁怨女

貞姬憂思鬱結倘兮若有所亡况兮若有所見杳矣冥矣縹緲無所不之矣况乎侯王則陵廟丘墟妃主既容華消歇蕭條乎原野溲栗乎悲風魑魍之與隣狐兔之與居其平生圖書玩好歌舞戰鬪之娛雖化爲飄塵灌莽不能有以磨滅也於是神僧異人從而取之以出其變化李少君之帳中佛圖澄之掌上皆是物也而又何疑於余之說乎余端居無繆中心煩懣有所待徯徯慕髮鬢庶幾而將遇之而足將從之若真有其事者一唱三歎於是乎作焉是編也果有託而然耶果無託而然耶卽余亦不得而知也客迺聽然而笑曰善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二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三

文集十一

序七

江南巡撫韓公奏議序

御史中丞蒲坂韓公巡撫江南之五載 天子游錫公命進秩司空公自以幸得備位維是地方之得失閭閻之利病分條其所以興及所以革之狀 當亡幸聽其言得奉行弗墜以少道於闕失其副封與草藁具在手自哀輯得若干卷授其部民吳偉業序之偉業讀而歎曰 上之加勞公與公之盡心厥職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昔我 世祖章皇帝聽覽之暇命儒臣采經摭傳以撰集羣書無亦以後之人制度文爲鑒於前王之成訓罔或遺漏故不厭其多聞博物而義類之弘深也若奏對之體賁乎指事造實以通變而適用其理覈其文類一切傳會繁曲之辭屏使弗進偉業每南苑夜直見諸公坐而假寐漏下三十刻中書猶捧督撫所上章奏以參訂 國書有徵文之疑互相爲之執筆彷徨看詳久而後定然則有事於敷陳者可不慎哉詩曰維今之人不尙有舊書日乃身在外乃心罔

不在王室當韓公之在京師宿衛忠正曉習文法佐太宰以贊邦治周官所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其公之謂歟 天子器其能擢自帷幄出典畿輔三命作牧四方具瞻公洩政浹旬固已赫然改觀矣無何有遷擢江南之命先是江南山越未平崔符數起閩海巨寇闖入內地以誑誤吏民當事者赤囊紛馳告變收捕之章又數從中下公至之日氛祲消而奸宄息不動聲色用拊循彈壓以爲政向之所謂告急之書窮考之案則皆無之顧以東南區區一隅賦稅居天下之半秦楚滇南閩粵之餉檄使旁午奔命弗遑吳民戶賦而口歛鄉部書都鄙之版椽史掌邦國之貳調發出納千條萬端郡邑守相日有要月有成趨辦不及卽鐫譙隨之發代者拜除如流罷免者羈管不去雖有考課之法亦不得而施公能無焦心極慮以求當世之長策耶昔有宋安撫大臣設上佐以勾管機宜文字主者執凡治要而已今者職事巨細旬朔動以具聞其間 詔條赦令計簿獄詞所當鈎稽而出入者節目繁夥不可億算唯公通達政體能周知乎輕重贏縮之數而操綱紀以御之如游刃如治絲如燭照而鑷解故有所建白區處詳當體例精密深嚴之地朝拜夕可所司莫得而駭難焉論者

以此重其才服其畧它人爲之弗能及也已竊惟古來奏疏莫善於晁賈亦嘗建積粟鑄錢韓范歐陽本經術大儒在西夏河北所進劄子首以理財足國爲務夫論事人主之前先使之知經制出入充然其有餘則仁義道德之言始可得而進自古然矣方今西北之土未盡墾山澤之產未盡出商賈并兼之利未盡講求以歸縣官舉天下之費畢出之於農故軍興孔亟水旱災荒則上與下焦然其並困我公以肺腑居重任憂公如家權時制宜用其徵發期會以仰副度支之急若夫定經賦寬民力爲根本以兼爲東南此萬世之謀不易之論未始不端言之也漢神爵之治尙綜覈而致其隆於三代唐貞觀之政行仁義而收其效於富強聖主賢臣諮諏要道或課名實或布寬仁一張一弛同條共貫非已事之極驗耶 世祖所以大修吏治務合經意者蓋兼之也 今天子寅恭祇畏廣詢博諮尤閔念我東南之民以訪求疾苦其久任公者將盡行公之言而公之言有非一時所能盡處腹心密勿之地入則造膝留身出則皂囊封上嘉謀嘉猷從容陳請必期實有所裨益此豈疏逆小臣芻蕘獻替者可得而比然則其嘉惠吳民雖古大臣之用心無以過之矣彼於文墨治辦之間謂公

功著職修服其才而重其略不知此特庶務之可見者耳又烏足以窺公之大哉謹序

江海膚功詩序

古者克敵必示子孫故於人臣之有功者旂常以記之鐘鼎以銘之簡冊丹青以載之鼓箏笙簧以歌之王命尸臣官此梅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商周以前尚矣降此則輔氏之鐘魏顛所以獲杜回也邢國之鼎禮至所以掖國子也燕然北征寶車騎所以登山刻石也冀州安居皇甫義真所受彝器而刻其辭用薦家廟傳後世永永矢報於勿忘嗚呼功名之際豈不盛哉今我西安梁公庸江甯一捷再造南土天子晉秩而寵異之且將定封焉吳之人以其憂兵閔亂賴公克底於甯也作歌詩數十章公曰吾之功既在史氏矣惟士大夫贈我以言重於珣戈黼黻不可以不記乃執首簡命偉業曰子爲吾序之公秦人也車鄰駟鐵小戎無衣之詩其音亢切而儻厲清笳急笛驟而歌之介胃之士無不撫劍摩腕變色衝冠者此秦風之雄乎若夫三江五湖之間樓船羽蓋黃頭權歌非猶夫扶風壯

士之聲情慷慨也石城烏樓江南之弄非猶夫隴頭水關山月之徵昂三歎也語曰歌詩必類斯豈其類哉余則以爲不然公之在軍中通詩書習禮樂有輕裘緩帶投壺雅歌之風及其孤軍決戰雖以吳人之不武驅之赴利決命爭首視五陵六郡之豪不是過焉又何有於士風而謂南音寬柔擘緩不足乎聽耶然則吳士大夫之屬而和者用公之氣以講軍容而壯武節其辭皆發揚蹈厲請以奏之師中當古短簫篪歌之曲可也公笑而頷曰善遂書之以爲序

鹽運分司張森岳賑濟冊序

苟可以仁恩及物則智不必勤其官能不必舉其職推而行之罔或勿濟今夫鹽筴者利之所自出專以佐國而足用非曉然有益於民者也周禮掌邦之委積治年之豐凶於荒政織悉具備而山澤之利則盡推以予民其設之官者制其政令而已無所謂征權以取之也自管子相齊以爲海王之國卽水煮鹽宜筦其權而盡歸之於上其說曰予之在君奪之在君使人長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後世遵而行之豪強并兼擅利孔而撓上法者害固以浸除而諸君吾子之所食無不量其釜升而爲之設衛立

準其法至爲苛細鹽筴尙爲有益於民否耶鹽筴誠有有益於民者國家水旱之不時什一之征常恐不足於用惟鹽爲天地所藏取之無害足以佐公家之急漢元封中置鹽官二十八郡齊居其六山東大水民饑流人轉徙賑恤以億萬計然而外奉軍旅內供興作得以不匱則鹽筴爲之饒也鹽筴爲之饒於國家愛濟元元之意未嘗不陰爲之助獨爲是官者不能顯以養民其顯以養民如吾友張君森岳是已張君爲青州鹽運分司青州者山東負海之地管子所謂渠展之鹽梁趙宋衛資以仰給者也爲君計者鈎稽弊漏恤下惠商廣蓄積以備乏絕斯足以勤其官矣權時緩急搜逋舉羨俾朝家以全力爲農民不加賦而用自給斯足以舉其職矣迺有進於是者歲比不登民之流離不能自存者僵仆滿道 朝廷方發帑金遣使者賑救畿以南而張君能先民之急損貲爲粥於路又下勸分之令募豪長者相假貸願輸者具以其名聞獎勵有方賦恤有法所全活最眾是可爲難也已夫張君嘗治一道以牧民有稱於時矣此其事辦之有餘余以爲難者方君以鹽筴爲官能不拘拘於職守救災眚施德惠知所本務管子賢人也相齊之功霸以九世而君之所見似爲過之誠可書

也於是乎言

海防魯公贈言序

吳郡瀕海之邑其民有事於供億而驛騷弗甯者非甚良牧莫能恤也會稽魯公繇絲綸近臣出副二千石來蒞吾吳以防海爲其職嘗與余論海事而籌之曰夫海上之築城堡立墩臺所以駐屯兵也除道成梁陳芻置頓則以備王人之銜命大帥之巡守惟恐賦歛之不時闕而爲罪其於用民之力亦已極矣夫土功者王政之所不廢也吾誠以其時量功命日揣高卑度厚薄而爲之則城可立臺可成而民不至於重困今屬役賦丈之無方故其下未能援功而先爲之擾又民欲成之而兵欲毀之彼律亭土堠之不修者非玩也其戍守者利於其墮而頻爲之興築也若之何勿禁也先王之制凡承王命爲過賓者牢禮餼獻飲食之數各以班位而爲之等今庶具百物歲一賦之於民帷帟几席槽櫪礎筓事過則棄之而酒漿楨構牲牢芻茭常以賓至之無時侍於無用爲黠吏之所侵沒負販之細民徵索旬旬列肆晝閉既又計畝而定其徵是商與民交困也已語曰有優無匱吾誠先爲之繕館舍庀器用而後令候人逆之於郊致館致餐拜

而將幣官正奉符而閱其數胥徒執牘而書其物賓至如歸民用不擾若
之何弗舉也余聞之歎曰善哉言乎夫爲政之道樽節愛養息事甯人非
狃一時之安而惰窳之也開敏強毅興事就功亦非輕百姓之力而程督
之也語曰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甯若魯公所言規爲措置慮
始經久民不知役而時懊憹之斯非體國之長謀而使民之佚道乎魯公
之駐節出治在乎海虞虞巖邑也其山有飛泉夾澗之奇其材有丹楓翠
樾之美其田野有陂渠塘塍稔稻蒲蕪之饒人民好嬉游而不事作業美
衣食而不知蓋藏因之以飢僅加之以誅求物力大詘水則浸以尙湖縮
江海之衝而設重戍游徼之騎旁午而狎至餘艘之舟邪許而畢集朝
廷簡文臣以勾會其資給而整齊其法制於職秩爲重公府初立庶事草
創將吏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椽史有出納奇贏徵令考校它若僚采之
聯事賓客之過從絡驛奔湊成於是乎在苟非閑閑之高堂皇之峻唐階
屏樹審術辦方則上無以發教令治文書下無以充揖讓洽笑語魯公有
憂之且公之來也嘗諏於都人士曰學校者爲政之本也古者行師在泮
獻餼行飲至之禮今海上桴鼓無警而戍邏之卒有芻牧於孔子之宮者

我備官而遽忘之耶乃卽訓導沈君與謀以尊經閣傾圮日久不可莫之
治也揆日戒徒畚揭旣具葦葦斯起易其黓黓煥以丹青馨宗壘相顧瞻
奕奕而公治事之堂亦適會於成諸生入學鼓篋得游息講肄之所而海
上突騎水犀諸軍負弩被甲而趨庭者見棧題輪奐有嚴有翼無大無小
歡忻鳧藻凡此二役皆公於農事之隙斥羨金捐俸入以爲之故磬鼓弗
戒而版築克就君子曰魯公於爲政知所重矣春秋於浚洙城防新延廡
則非之於復闕宮作泮宮修御廩則善之誠繇此而推其於築城置堠平
易道路儲待饑糧皆當預之以時而定之以法俾其下居平無勞苦歎息
之聲臨事無供頓顛踣之怨公之才實優爲之而吾吳人之獲有休息其
道端出乎此也沈君率其邑之士大夫徵余文爲賀余因以前所聞於公
者爲之告而且深有所望焉

聖恩剖石和尚語錄序

聖恩語錄剖石和尚所著其嗣法弟子黃龍明梓而行焉者也當三峰
舉揚臨濟宗旨剖公與黃龍並出其位下其後黃龍走之章門廬岳顛崖
絕巘之中而剖公補其師故處修祖庭以化導我吳人者三十年此三十

年間諸方信佛之流傳者不知幾何人而跌坐說法之書亦既溢名山而遍都市矣聖恩剖公黑白無不瞻仰所謂精進光明幢也而語錄至今日始出蓋和尙以真實了義扶植吾宗不欲尋文覓句與世之名聞利養者同其演唱逮黃龍以故人還故山受記剋以去力請之方許行世願猶刪而存之僅得四卷是編也所謂最後出而尊貴者歟偉業嘗從而問道者也遂不辭爲之序曰昔馬祖首以棒喝接人至臨濟而豎三玄三要宋洪覺範乃標舉以立綱宗是豈謂棒喝之不足而以玄要爲門庭哉蓋自衣止不傳之後法派不得不分法派分則付囑不得不廣從上諸祖懼夫世之一知半解者藉口於單提直入顛頂儻侗無以攷驗其淺深得失故設爲權實照用料簡回互以策勵而勘辨之此所謂宗旨也以余所見當三峰之時海內知傳法爲不易其從游者皆人才英特語機迅利而猶盡力錘未肯輕相印可今之豎拂拈錘者在在有之可謂盛矣吾不知明眼人辨驗其所開法於玄要實主竟何如也夫風習所不能止者當折之以所服三峰之門推聖恩南岳靈隱爲三大老非復淺學初機所可幾及今以法印相承之耆宿其操持修證爲最久而此書之出也若是其慎重然

則有朝參承而暮撰述者能無瞿然其自失乎或曰黃龍之在法昌也嘗坐禪山窟中虎飲於巖泉不爲動大蛇上下其肩背而鼻觀自如此其力量有過人者和尚退然不出戶牖俾稱弟子而折輩行彼蓋以道故屈也其書具在吾又烏足以知之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三終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四

文集十二

序八

兩郡名文序

君子之爲學期於明道而已不以得失爲毀譽也其以得失爲毀譽者莫甚於世之時文得而譽之則已加信失而毀之則已加疑毀譽變於外而疑信更乎中故下無不易之見而上無一成之格特以其才之所至適然相遭於數焉爾且名成之後又盡舉而棄之此積輕之勢也今者公卿大臣亟亟焉以正人心明教化爲急務敦尚典雅簡黜浮華限以必定之章程而嚴其進取有不合格者舉而汰之猶末也州縣之循良入爲侍從朝廷之耳目出典文章皆取決於制藝之工拙以爲可否蓋唐宋之世召用館閣諫議等官進其平日所爲文字及試以詞賦論策詔誥箋表今盡歸之於時文朝野中外一道同風興教易俗所喁喁而想望者舍是無繇也自熙寧定科舉之法以墨義帖括取士行之數百年至今日而其重固已極矣雖然昔也優游縱弛聽之舉世之風習而醜駁各半今也束縛之整

齊之可謂密矣而紕戾抵牾乃間出於法制之外則又何也豈天下之才智固不可得而齊一歟抑揣摩迎合之心盛而輻輳紛糾之見生反有以致之歟余不得而解也先王之道載在六經者百世不改士君子既誦法先王即無功名誘之於前利祿禁之於後當知夫大雅之可尚而奇袤之必黜以余所聞宋儒如呂東萊陳止齋兩先生其制舉義號爲極工致政家居猶以之教其子弟彼蓋不以鎖廳一日之遇合有動其心而特就平日之文積之厚而養之完使沛然其有餘則詖淫邪遁之詞無自而入此卽今日所爲社刻是也王子惟夏偕同社諸子選兩郡名文問序於余余唯吾州自西銘先生以教化興起雲間夏彝仲陳卧子從而和之兩郡之文遂稱述於天下人止見其享盛名擢高第奉其文爲金科玉條不知西歲環百里之內南宮之士無一人焉惟夏諸子之有此選也不專用希世決科而以修明先王講求六藝務合乎大儒之旨險棘邪僻固所弗收拘牽附會規摩迎合者尤爲大道所不用此余所謂君子之學不以得失爲毀譽者也其於西銘之教不爲無助是爲序

二宋稿序

余觀古之爲士者雖其窮鄉僻壤之遠苟才之可用爲鄉里所推擇則必之乎京師而游太學其有兄弟朋友齊名並駕如三張二陸之流或格中爲之語或鄴下爲之頌皆赫然名重於長安而中才下士樸陋無聞者不得而與焉自科舉之法行盡天下之才無不試於有司其爲有司所格者無繇以自達於上雖公卿大臣鯁鯁焉以收人材明教化爲急務而士亦窮經好古自力於先民之章程迺爲有司所格者亦已多矣此無他太學之法未具而士不游京師故也吾郡宋旣庭疇三兩君以貢同入太學登賢書尤子展成彭子雲客定其稿而屬余序其簡端疇三與其兄右之爲吾同年侍御公之子而旣庭則其同宗右之先鳴而旣庭與疇三爲同舉故遠近之人翕然稱之曰二宋也初吾與侍御同舉進士而侍御之兄以政成上考進爲給事中侍御則繇禮部郎用特旨改授兄弟居兩省爲諫官清塗華貫貴重於朝廷每過直駒哄滿道當世榮之宋氏之以兄弟稱者自給事侍御始也侍御之使山東也右之方數歲早慧能文侍御召之出拜而置疇三於膝上余見而奇之曰此復爲二宋矣無何侍御死於兵

亦慨然者久之當是時先生之二子恭甫居顯官而光甫與余同舉進士先生不以爲榮好舉往賢之流風軼事以相諷勉余以知先生之不可及而其澤深且長也已後十餘年恭甫之長君孝若舉進士哀所爲文若干首問序於余孝若之爲人也風流醞藉機神警速實顛倒於余余亦心折之甚其天才之所軼發家學之所繼承足以囊括古今貫穿經史出入古文詩歌之間制藝乃其餘事卽而求之所造固已如此矣嗟乎今之爲制藝者咸哆然有自大之心其中初無所得而欲以輕侮當世凌忽老成邀結黨類詆媿儕輩以余耳目所見比比而是也夫以孝若之人才之門第不欲沾沾於一日之名捨本業而追時好及其捷南宮懸國門天下翕然稱之京師三公貴人無不援孝若以爲重者而亟得余之一言豈文章道誼朋友之投分固有數歟抑余之蹇拙無似齟齬於世孝若因以取之歟若謂世經變亂人物凋喪雖樸陋如余者猶遺民佚老之僅存可以徵舊聞而道掌故則余且震懼不敢當而孝若固進而益請者蓋亦乃祖之風類也以是辭不獲而爲之序

給事不得志於仕宦其後適以文章氣誼傾東南而既庭疇三用科第知名余不自知其衰落猶頽然處諸子間俯仰二十年交於宋氏者兩世矣既庭家貧好學早負物望而天性醇謹不以行能高人其爲文也深厚詳雅有度有則疇三少孤夙成器實不凡而雅志刻苦不自門第自許其爲文也聰明穎拔朗悟絕倫此兩君者終當大至而吾所尤喜者以其游京師而觀太學名動衣冠爲後進之秀其登賢書也使天下知東南之多才而士之通經好古者亦有以自信不挫其志氣於以敦經術重科舉必自二宋始矣以二宋之才其所就不止於一第而吾之望於二宋者亦豈沾沾焉於所爲應試之時文誠見人材之遇不遇其盛衰有關於風俗故於是編也而及之固不專爲二宋已也是爲序

孫孝若稿序

余初以制藝起家常歎然自以爲不足好從諸先達攷求故實以增益其所聞見其之虞山也獲與孫子喬先生游先生年已六十餘嘗爲余言少時猶及見皇甫司勳王弇州兩公云蓋先生之父三川公以能詩名海內兩公親與定交先生侍函丈聞緒論追敘其事歎詫爲不可復得余聞語

亦慨然者久之當是時先生之二子恭甫居顯官而光甫與余同舉進士先生不以爲榮好舉往賢之流風軼事以相諷勉余以知先生之不可及而其澤深且長也已後十餘年恭甫之長君孝若舉進士哀所爲文若干首問序於余孝若之爲人也風流醞藉機神警速實顛倒於余余亦心折之甚其天才之所軼發家學之所續承足以囊括古今貫穿經史出入古文詩歌之間制藝乃其餘事卽而求之所造固已如此矣嗟乎今之爲制藝者咸嗒然有自大之心其中初無所得而欲以輕侮當世凌忽老成邀結黨類詆嫉儕輩以余耳目所見比比而是也夫以孝若之人才之門第不欲沾沾於一日之名捨本業而追時好及其捷南宮懸國門天下翕然稱之京師三公貴人無不援孝若以爲重者而亟得余之一言豈文章道誼朋友之投分固有數歟抑余之蹇拙無似齟齬於世孝若因以取之歟若謂世經變亂人物凋喪雖樸陋如余者猶遺民佚老之僅存可以徵舊聞而道掌故則余且震懼不敢當而孝若固進而益請者蓋亦乃祖之風類也以是辭不獲而爲之序

吾弟德藻以今年舉於鄉去志衍與余同薦之日則已二十年矣余深喜
吾宗之有人而德藻謙焉不自以爲足挾其行卷是正於余余將何以爲
吾弟告哉無已舉平日讀書之道爲吾弟言之可乎初吾與志衍少而同
學於經術無所師授特厭苦俗儒之所爲而輒取古人之書擴其近似
者隳括之爲時文年壯志得不規規於進取乃益騁其無涯之詞以極其
意之所至初謂遲之十年析理匠心刊華就實庶底於有成不意遽爲主
司所收而世人遂謬許而過採之以其言爲該貫夫學力深淺內自驗之
吾心余兩人之於文實未有所得也自入仕以後得宿儒大人爲之講論
約其指要而分其條流退而視吾之文則膠葛漫衍無當於古之立言者
於是慚憤竊歎盡發篋中之書而讀之將上以酬知遇而下以厭觀聽者
之心比年以來稍有證入雖不敢妄謂有得而視吾始舉之歲其相去固
已遠矣雖然吾之致力於應舉一二年耳至今山陬窮邑知吾名字尙以
制科之時文吾爲詩古文詞二十年矣而閭巷之小生以氣排之而詆吾
空言爲無用蓋天下之士止知制義之可貴而不思古學之當復其爲日
也久矣今德藻之才其雄深似志衍其雅健似余又能取法先民蚤自納

於繩墨蓋兼乎兩人之長而無其病此其取一第有餘而吾獨有見於科
名之易而讀書之難不敢以一日之遇爲吾弟喜而進之以終身之所學
且君子之爲學所以扶氣類明志節弘道而教俗者也每念吾志衍獎許
同人以文章志氣相砥礪賓客滿座吐屬如流圖史滿前議論鋒起單門
寒峻被其容接者噓枯吹生真聞淺識之徒旁行側視不敢出氣今吾黨
日落而悠悠者相趨成風世衰俗薄非當世之賢人君子莫得而措拄舍
吾德藻更誰屬耶德藻之爲人才氣宏放志度凝遠自其少時便有穎異
之目與兄聖符俱有聲於藝苑而德藻先鳴此其弘獎風流長於氣誼必
復如志衍時余窮且老矣得湛俗間無復有以自振夫不能見之於身者
猶庶幾見之於兄弟朋友凡吾所謂讀書之道以此而已德藻其勉乎哉

王茂京稿序

吾里以春秋舉者是科得二人其一則通家王子茂京也初余早歲忝太
常公執友而端士從余問道以此交於王氏者最深今端士成進士十餘
年又見其子貴方與太常少子藻儒同計偕而太常期頤克壯自如也蓋
世家之不振者江南比比相望王氏父子兄弟獨且日顯重而余頽然衰

以老矣茂京稿行端士取首簡屬余余將何以長茂京哉端士之意不在乎敘門第之盛交游之雅謂余老於文學庶幾讀書行誼有以相黽勉也夫文有文有質質以原本經術根極理要文以發皇當世之人才是道也孰有大於春秋者乎自易之精微詩之溫厚書之渾噩禮之廣博至春秋一變爲記事之書其爲言也簡矣而不詳直矣而不肆可以謂之質矣然而董仲舒賈誼劉向皆以闡覽博物之才從而推演其說各自名家務折中於孔子不徒規規焉守章句而已豈春秋之質者卽其所爲文歟今天下之文日趨於質矣其爲教總不離乎傳註吾以爲宋人傳註之學其稱詞也約其取義也遠非夫篤學深思確乎有得者不足以求之迺觀今之論文者若是乎悉其才智運機軸於毫芒而六藝博洽之言先儒平實之論概而絕之弗使得入吾不知其沖虛淡漠果有得於中抑猥隨流俗爲風尙也然則學者將安從亦求其不謬於聖人不悖於先正如是足矣王氏自文肅公以經術至宰相緱山先生相繼授上第負重名其於春秋父子各有所講貫凡以推崇醇正抑退浮華風厲一世之人文而表章絕學上者施於訃謨政事之間次者見諸館閣之論著誠所謂經世大儒彬彬

質有其文者哉余向從故老竊聞相公謝政里居猶以制舉藝爲人論說諸生以文字贅者鑿別其窮達十不爽一而課孫諸作盛爲海內所傳誦蓋大臣心事嘉惠後學尤思以經術世其子孫王氏淵源弗替高曾規矩瘠麻在前不待取諸外而足也太常好藏其先公之手蹟經史鈞貫度置如新而百年闢墨得諸兵火散佚之餘人皆以爲王氏之祥其後當有興者不數年而藻儒茂京後先鵠起噫嘻詎偶然哉藻儒秀外惠中標舉備異茂京雄駿閎達二者望而識其違器余老矣無以長茂京盍舉薦聞於王氏者還以告之夫以茂京之才出其餘技詩歌翰墨卓絕出乎流輩他年讀書行誼定有過於所期是編也搗磨匠心卒根本乎家學其以度越當世之君子則已遠矣此余所以重茂京而序之之意也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四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五

文集十三

序九

送胡彥遠南歸序

武林有橫山江氏兄弟隱於橫山者二十年天下言隱居善避兵者無如橫山矣已而武林亂橫山先受兵余疑焉或曰江氏固高貴有圖書玩好朋友聲酒之樂富於居山者也余迺歎曰江氏之及也宜哉今年春遇詩人胡彥遠於長安每酒酣詭客曰吾家在武林之河渚巒迴澗複人跡罕至煙汀霧樹視之既盡杳若萬里吾父子葺茆屋以居杜門著書不見兵革顧以貧故無以贍老親不得已走京師從故人索河北一書今將涉漳河過邢臺沂淮而南歸吾所居河渚誓不復出矣夫以彥遠之詩與其人使有山田數十畝營灌自給可以勿游既游矣即久留邸中曳裾公卿之門亦可以無困迺彥遠自以居山久一旦來京師策秃尾驢障便面行泥淖中鬱鬱不得意發病思歸歸而便道謁西諸侯西諸侯恐無能識彥遠者其游也乃所以益其貧耳雖然吾以知彥遠居山之安也織簾砍屨緯

蕭拾椽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彥遠詎憂貧乎吾聞南高峰下有松僊人者不衣不食大類焦先寒貧子之流此真隱居善避兵者彥遠必知其人間之而不吾告何也他日有棄家變名橫山河渚之間不知其處者其必彥遠也夫

送林衡者還閩序

閩爲天下僻壤而山負海土風淳厚家禮樂而戶詩書人才常甲天下而石齋黃先生以道德起漳南忠孝大節光顯於朝廷而文章經術以教訓鄉里生徒榕壇之下巷舍嘗滿閩土之盛天下莫隆焉閩於地既僻而人才絕盛其郡舉上計試於禮部者過重山危棧涉錢塘入武林取道於吳郡而後蘇江淮以達於京師故雖以石齋之賢海內望塵不及獨於吾吳則山川歷覽賓客從游可指數而得也况其子弟都講之至於斯哉蓋是時天下太平江南文事大振如余者夙爲石齋所知能推明其教故舟車之通聲氣之合有如此也自先生殉節以死余卧病海濱不與當世接遠方之士徒步而過我者亦已少矣今年興化林衡者布衣芒屨負其詩古文詞十數卷入門長揖曰吾石齋弟子也先生後吾黨抱其經書逃匿巖

谷蓋與天下絕矣獨念通都廣邑之內名山大河之間人才輩出耆舊猶存今以絕意仕宦不得復與之游則何以論道取友感發其志氣於是累趺重繭襪被而來將繇此入白門過廣陵一觀中原之盛而恐其糧盡以返也余聞其言壯之往者在長安石齋曾以易傳授余及豫章楊機部未及竟石齋用言事得罪相送出都城機部慨然曰絕學當傳大賢難遇余兩人盍棄所居官從石齋讀書鶴鳴山中十年不出余心是其語兩人者遂巡未得去今機部後先授命余覲顏苟活先生之學遂以失傳嗟乎吾聞之古人有辭親遠遊負笈求師三年不得見者矣有解去印綬不通官闕北面稱弟子者矣此機部與余所不能爲者而衡者爲之衡者行序其稿爲贈所以明余之情著衡者之勤以見閩士多賢而石齋先生之學猶存於天下也衡者名佳璣興化之莆田人爲人質樸修志行詩文雅健有師法其叔父小眉公以前進士隱居著述衡者能世其家風云

贈琴者王生序

往時余兄志衍好琴琴之道非心手專一勿能工也志衍能詩文善書畫奕棋居能品又爲投壺蹴鞠諸戲其於琴弗肯竟學願好與其工者游有

王生者以此技進能爲新聲當是時志衍方貴盛賓客日十數人談論方起絲管間作行酒歌呼投壺叫絕志衍分身其間恢唱抵掌以爲樂笑已而王生攜其琴至撫絃布指則主人焚香啜茗正容端膝四座聞寂無人聲余於是歎琴德之妙王生之功并以服吾志衍也不數年志衍官蜀之成都閬門遇寇難以死王生者無所遇其道益窮衣其敝衣日抱琴行道中余與當時賓客遇亂各散去無一人能收王生者蓋志衍之亡六七年矣今年夏復與王生遇談志衍舊事則大哭哭已爲余鼓一再弄淒然以清悄然以悲聽之如見志衍也昔孟嘗君廣厦邃房淫聲麗色撞鐘舞女乎其前而雍門高爲之鼓琴也能使如破國亡邑之人流涕泣下今以吾志衍才氣之雄交遊之衆可不謂盛歟一旦骸骨破碎門戶磨滅欲如雍門所云千秋萬世之後嬰兒豎子躑躅而歌於其墓上噫何可得哉然則王生之爲此曲也其爲峨眉之高乎其爲瞿塘之深乎其爲杜鵑之嘯猿狄之吟乎其爲山鬼之連蜷而偃蹇乎其爲秋風之慄慄中人肌膚乎蓋坐客僦懷振悚變色而三歎又從而歌之曰葛蔓蔓乎雨冥冥楓林黑兮陰火青望故鄉而不見語白骨乎空城願愛子之罔托兮嗟賓御之無人

則坐客無不矯首西望歔歔而於邑也抑吾又聞之琴者所以理性怡心導情宜鬱今聆王生之搵不言哀而哀得毋張急調下非中和之響耶是不然夫人心有煩冤菟結不能自達者驟聞幽眇之音啾愴之調一彈再歌涕淚橫集則仰首出氣足以釋然於胸懷且以文王之忠焉而幽囚伯奇之孝焉而讒死孔子之聖焉而見逐顏回之賢焉而早天在深於琴者言之雖以志衍之罹極禍揆之義命可以無憾況於吾輩爲破國亡邑之人者耶王生推琴而起曰善遂書其語爲贈王生名愚吳郡人

贈照如師序

儒者之道與佛教同爲盛衰往者唐宋大儒專斥浮圖氏而名僧大德咸出於其時蓋儒術與佛教同盛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今之爲浮圖學者大率重宗而繼教其弊也黑白互異南北相訾賢人君子欲立說以勝之而其道不足以相服卒舉天下愚智盡歸之宗門可謂盛矣而名山老衲乃有没法淪墮之恨此所謂儒術敝而佛教興之同衰其可歎也已余所聞神宗皇帝時士大夫以讀書講學相高吾州先達如管東溟曹魯川兩先生研綜六經穿穴訓詁而又能得佛法大旨於教律論藏皆有所參



究爲一時繼素之所詣仰蓋唐宋之講學儒釋分而我明之講學儒釋合
後來慈山蓮池諸大法師皆能融釋書傳歸之教乘未必非兩公有以發
之也余生也晚於兩公不及見而魯川之壻爲余外王父少時從母黨竊
觀其書多至百餘卷魯川三子其季曰毅叔毅叔之子曰元孟父子爲儒
者能世其家學今年夏余圍居讀書元孟瓢笠叩門曰吾出家於郡城之
文殊庵僧臘已十年矣此卽所謂炤如師也東溟之後曰乾山手定法華
疏鈔自爲諸生四方講席見推爲耆宿今亦出家於吳郡嗟乎余於是知
兩先生之教且復盛也夫炤如乾山儒者也儒者之學通明廣達條析科
儀講求微密皆歷有援證彼夫自尊其學空疎而滅裂者其說自足以勝
之說足以勝之矣苟非能外死生去利欲則何以折方袍圓領者之徒而
使之震奉吾教所謂其道不足以相服蓋以此也今炤如乾山受信具修
戒律勤苦專懇在疇人之中最爲精進而始舉其先世之書闡揚條貫用
以尊道而訓俗然則儒教敝佛教衰庶乎其有望者其在斯乎炤師年六
十徵余文爲壽夫浮圖氏以天地萬物爲空幻年祀久遠本非所計而獨
於道之盛衰不可不以身爲擔荷故書是以貽之

王石谷贖行詩序

士之負絕藝者中有神解而外與物化非至精者不能幾也然而爲之難
知之亦難何以言之夫善琴者不必於其音也善奕者不必於其博也善
射者不必於其鵠善御者不必於其馬也善書畫者不必於其毫素也孔
子日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神者芒忽無形變化無端長與造物者游而髣
髴其所由始吾乃目將營之足將從之若是乎其專且壹也雖有好惡利
害非譽巧拙不得而人焉久之如有得也杳然若喪其故吾而忻然與其
道相接如此謂之藝成藝既成居有以得於已出可以無待於人苟或嗜
我技貪我名而不窺我用志之所存雖投之以千金之璧却行擁篲而前
者弗顧也以其不足乎知我也故曰爲之難知之亦難海虞王子石谷者
善畫其畫也無地勢而尊不蓄積而富非宿素而老處於蓬茅沮洳之間
一日而傾天下遺靡乎三百年諸家之所莫及噫嘻亦異哉余問之曰子
惡乎操術而至於是耶石谷曰吾行若遺坐若忘晝不食夜不寐願探冥
索以與古人相遇於微眇之中凡歷三五年而所學始大就嗟乎石谷之
於斯事也可謂治之之勤悟之之深者矣當其初起惟吾州兩王公知之

既而少司農周櫟園先生知之兩王公先達盛名極意推挽而櫟園方爲江左重臣手筆致問降已折節若惟恐其不易致者石谷爲之辦裝而未及發會先生用職事被察劾或止之曰此豈公論書畫時耶石谷曰公知我者不可以不往既至先生流連傾倒不自知其身之在憂患也亡何先生解天下間而兩賢之石谷不以先生多故而濡滯其行先生不以失志而稍廢待士之禮相與作歌詩紀其事嗚呼古之所謂知己者在斯乎其在此乎余嘗有感於莊周列禦寇之說技之工者進乎道巧之至者全乎天舉夫庖丁之刀宜僚之丸飛衛之矢匠石之斤與宋元君之畫史砥筆和墨解衣盤礴者其道相合而韓退之之論張旭草書以爲喜怒窮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無聊不平皆於草書焉發之蓋書畫之道本乎性適乎情通乎天地萬物其不可端倪也如此今以王子之有得而又與櫟園遊也櫟園既備嘗其平生之遭晚而深思篤好於畫將取其二十年來嵌嵌塊塊可憂可愕眩涼慄晦代更乎前者托諸丹青粉繪爲銷歸石谷可得其意而奮筆追之以視夫川巖之險易煙雲之起滅草木之開落而榮悴人事變異物情顛倒皆是理也然則王子之於畫不更進而其爲知已

也又何如哉余既交於櫟園而其識石谷也不在兩王公之後喜是編之成足以著兩人之深相知也於是乎言

孫孝維贈言序

昔之所謂世家者非獨以其廕厚也蓋有文辭之事焉自春秋范文子以立言爲三不朽兩漢名儒元功之後位不至而名過其父兄者有之晉魏以降崔盧王謝家擅雕龍人人有集爲當世文人所推獎貴游子弟不惟膏梁膏屐之是好而沾沾於知我之一言其得之若拱璧被之若文繡傳日非文辭不爲功誠信然哉余於海虞孫孝維所哀贈言讀之而歎曰此可以觀孝維之所尚矣夫當今之稱世家者孰踰孝維乎方伯公二龍齊驅宣猷岳牧法曹高第治行清能生有父兄之資長無門戶之累養閑守素雋譽日高杜欽之優游恬尙王湛之晦德浮沉也別墅攬招真諸勝丙舍極楓林之美同里宗工在望賓客如歸孝維於其間延接青雲名士白社高人流連欣賞扁舟乘興訪兄三衢郡閣放浪於仙巖繡峰何點之定林寺陶峴之西塞山也生平嗜書畫奇玩斥城南數頃田易置樽彝敦貞所居夾牕助明點染楮墨設水遞開茶寮石鼎松風旗鎗碗具皆有才以

使之趙明誠之好古博物陸鴻漸之品泉鬪茗也家蓄清商一部有雅流
老輩爲之審音分判比度轉喉入破得杳眇之致而過江一生載酒齎琵琶
至助彈開元法曲淒清惋壯坐者爲之泣下桓野王之柯亭笛宗少文
之金石弄也孫氏舊以文雄里中其先處士西川公學詩於長洲沈啟南
借皇甫兄弟相善太學滄浪生能詩善客父子顯聞孝維繼起而世其家
風服高會之規矩見聞薰習尤崇尚文辭之事宜乎知我者形諸賦詠以
爲美談動盈卷帙固其風流俊爽有以傾一時苟非至篤好亦何能致若
是之多乎然則今之立言者考論世家徵諸文獻必之孫氏而其所以可
久者不徒在膾厚而尤在此也余故備著之以詠世之知孝維者焉是爲
序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五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六

文集十四

序十

文先生六十序

滇南文先生以計借入太學崇禎十六年天子命爲婁人師婁之人不知
師道二十年於茲矣自先生至教以君臣父子之禮堯舜周公孔子之道
董其怠惰誠其凌詐以期於有成於是遠近稱爲先生鄉大夫之賢者必
之先生謁里中戴白之老不知詩書者咸曰先生君子也無何北兵至在
先生之義不可以留將行其弟子進曰先生行固當雖然先生所居者職
也其所事者道也盍謝其職而修吾道乎先生而無爲吾道計也其爲吾
道計先生留先生拂然作色不悅曰異哉二三子之爲此言也吾比者教
汝何若而棄之耶吾之行也不可以過今日其弟子又進曰先生行矣滇
南去吳萬里過西陽上灘水若是其險也且又阻兵今僕然儒者也將襍
被乎越豺虎之逕而弟子莫隨此棄其師矣先生而行也願請從先生曰
諸君有親不可以吾故累且我固非歸也吾將從蒼公游蒼公者滇人住

吳之中峰以佛教重東南者也先是蒼公講法華於婁之海印菴先生以同里而異術豎義相論難婁人之知先生與師最深及是聞之則大喜曰先生去我未遠也若亂定滇道未通者當請先生還先生許諾久之迎諸山中有以私舍設都講布函又請者先生放杖而笑自理其鬚髯曰吾已僧服矣迺卽城南精藍中置木榻命一童子支鼎爨盡謝其生徒杜門不交人事如是者四年先生年六十弟子請一言壽於先生余曰滇南天下饒樂地也丹砂鐘乳土所出珠璣犀象果布之溱其田也畝數鐘千金之裘不貴於市無爲惡寒矣且其人以隔絕山海今猶襲冠帶以居而先生獨阻亂不得歸出無車食無肉褐以爲煖瓠盎以爲儲夫舊國舊都望之累歛况兄弟親戚之誼焉若有亡乎年齒衰矣道路長矣而鞶鼓之聲日闐闐者先生其獨且奈何哉或曰蒼公學道者也捐親黨棄閭里遺世離人而立乎獨以彼視萬里猶尋丈也余應之曰蒼公之所學者佛也其道如是足爾先生所學者堯舜周公孔子之道其於君臣父子也仕必守其官處必歸其家老有所以養少有所以奉今先生居此四年矣庶幾師弟子之禮存焉其君臣父子之道所不行者蓋亦多矣而謂非先生之窮歟

抑吾聞之先生又通卜筮象緯形家者言夫滇南所產輒多高人絕學先生以儒者籠絡萬物不名一德今毀服童髮而遊於世也將得乎儒釋之合而探其原於是乎齊得喪混欣戚浩浩乎靡所津涯其爲道也吾又烏足以知之哉噫嘻此眞先生也蒼公曰嚮者吾論難固自以爲勿及也

座師李太虛先生壽序

偉業嘗讀歐陽文忠公傳見其行事慨然想見其爲人以爲上下千百年江右儒者學術之盛未有出於歐陽公者也獨疑其致政之後不歸廬陵而買田穎上何歟蓋有宋待臣子之禮爲最厚爲之臣者亦戀戀君父不忍遠歸故土而於宛雒汝穎之間起居朝請以近於京師韓范杜富諸公皆然不徒歐陽公也自歐陽公後江右士大夫咸被服其遺教凡數百載而有吾師李太翁先生先生入承明典制誥掄文於楚楚之詩人才士夙負重名者哀然爲舉首此歐陽之慙二府司兩制以知貢舉得人也先生性彊直爲臺諫所中隱居白鹿講授生徒天子再召用決大計爭南遷深當上旨事不果行此歐陽之貽書司諫貶秩夷陵力持濮議爲朝論所排者也先生擲拾累朝故實抄撮成書凡數百卷欲以成一代之良史好

古博物訪求金石篆刻遇有所好雖傾囊爲之勿吝此歐陽之修唐書紀五代以其餘力爲集古錄者也盛明之際詞林先達如曾子棨崔後渠諸公皆抗爽闊達有詩酒稱嘉隆而降則齷齪拘謹以爲常先生則不屑也居公卿間興酣耳熱朝章國故慨極論詩文揮灑援接後進爲風雅所宗此又歐陽之自號醉翁與石曼卿蘇子美共其流連者也凡先生之同於歐陽公者如此而歐陽公卜居穎上先生亦僑寓維揚維揚者平山堂在焉歐陽公之所遊處也則疑其無不同而偉業獨有感者歐陽公處全盛之世天下無事雖免而家居猶述其三朝被遇之榮以誇耀於田夫野老而先生流離險阻浮海南還家園烽火禍亂再作僅以其身漂泊於江山風月之間其視歐陽之穎上相去固已遠矣雖然吾師之爲人儻朗而曠達以視人世之危疑患難實不足以動其心而損其意氣其之維揚也與偉業相遇於虎丘別十五年矣其容加少其髮加鬢握手道故漏下數十刻猶危坐引滿議論衮衮不倦偉業顛毛班白自數其齒少於師二十歲而憂患蹙迫以及於早衰竊仰自慚歎以吾師爲不可及歐陽公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齊得失忘物我泊然其無憂浩然其自適吾師似深有

得於斯者而所遇各殊則歐陽爲其易吾師尤爲其難也偉業聞之古之至人達生之情識命之理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其吾師之謂耶

彭燕又五十壽序

士之能立言者必需之歲月以自驗其學問之所至若夫遭遇亂離而獨以其身超然於塵壙之表則筆之於書者將爲天下後世所攷正其平生之學尤可重焉往者余偕志行舉於鄉同年中雲間彭燕又陳卧子以能詩名卧子長余一歲而燕又志行俱未三十每置酒相與爲歡志行偕燕又好少年蒲博之戲浮白投盧歌呼絕叫而卧子獨據胡床難巨燭刻韻賦詩中夜不肯休兩公者目笑之曰何自苦卧子慨然曰公等以歲月爲可恃哉吾每讀終軍賈誼二傳輒遠床夜走撫髀太息吾輩年方隆盛不於此時有所紀述豈能待喬松之壽垂金石之名哉曹孟德不云乎壯盛智慧殊不吾來公等奈何易視之也其後十餘歲志行不幸歿於成都卧子則以事殉節其遺文卓犖流布海內不負所志余與燕又偷活草間又六七年於此矣自顧平生無可表見將以其餘年肆力於文章顧兵興以來流離奔走神智耗竭每憶少時讀書不至厭滯今手一編者終日覆而

按之不能舉其辭蓋余年過四十而髮變齒落志雖盛而其氣亦已衰矣
追念卧子疇昔之言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春初與燕又遇於吳門問其年
則已五十去余同舉之歲曾幾何時而遂迫始衰日月如流能不浩歎已
而燕又盡出詩文讀之則余又驚其才之壯而意之新博聞辯智有精強
少年所不能及者其生平著述之足以服當時而垂後世無疑也昔者吾
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自中古以來所推者則惟君家老彭其稱之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以此言之其爲多聞博洽之儒歟後世乃取神僊詭異之
說附著其傳以爲彭祖陸終氏之第三子堯時受封至商武丁朝尙存而
年且八百其言荒遠不經搢紳者所不道然以吾思之當唐虞之禪讓夏
商之興衰故家舊臣無復存者上古譜牒失傳年祀莫紀而彭祖獨以皤
皤黃髮綴捨前王之舊聞受其說者見多識往事年踰耆耄而有壯容震
而驚之以爲此數百歲人耳非實事也老聃東周柱下史伯陽父史儋皆
先後同官而聃之書獨傳後世且合此三人者爲一人而謂老聃修道養
壽壽可百餘歲或云二百歲夫彭祖猶是也今燕又之詩文其在天下者
經世代遷改卷帙塵蠹後生之徒覩其姓氏且以爲古之賢人而不知其

年尙五十若令杜門絕跡不與世通著書三十年書成而所紀皆易世之
事日月闕遠見聞綿邈得無有疑其甲子不知何代人耶自古遭兵火而
磨滅如卧子志衍者不少而遺民佚叟爲造物所留以當文獻者亦往往
見焉余既自力於學懼弗克而以勉燕又有以知其必成乃因其門人之
請而敘之若此

黃觀只五十壽序

往余讀碧山集知嘉禾黃葵陽先生以省元取高第入史館迴翔宮相幾
及大用旣而從吾師西銘之門識其孫觀只亦以省元後先踵武浙東西
誇爲盛事則又吾友大樽所鑒拔而登之者也歲月云邁二十餘年觀只
春秋五十其同里虞君譚君等徵余一言噫余言何足爲觀只重哉昔東
漢之世江夏黃瓊借其孫琬並至宰相封侯直節疆諫彪炳史冊運會有
盛衰人世有險易遂使再世之內遭遇懸殊君子讀其傳不能無感焉今
以近事觀之詞垣宿素世際休明雍雍乎清廟之朱絃明堂之蒼璧詩曰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葵陽之謂也藝苑名流憂生坎壈惴惴乎芳蘭之當
門冥鴻之在澤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觀只之謂也觀只之爲人能孝

友知大節不爲異稟餒餒俯仰以從時又不肯經奇釣名修跡馳非常之行遭逢變故周旋義舊死生急難勿易其心若夫士窮見歸之時有親在不許之義闔門百口累世卿宗不敢以徇知已刎頸之一言則其自處權之審已名高則嫌無可避地近則義無所辭收者到門曲刃在頸夷神委運詞色不撓誰謂茶苦其甘如薺觀只其甘之矣及其免也不以慮患而利方爲圓不以違俗而尊已忽物或柴門絕客離事自全或浮湛俗間與世不競蓋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觀只之所處不已優乎夫生於華胄少遇名師家在通都才稱國士當其駒齒未落豫章尙小人便目之以騏驎期之以棟梁今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論者且爲觀只惋惜余則以二十年來人材凋落其齋志以往持忠不顧者不必更論適有乘時取寵據磐石之安而一朝蹉跌要領不全門戶破壞者比比而是矣觀只以窮孝廉優游家巷關木索不以爲辱辭立纁不以爲榮其所以全之者天爲之也詎不幸哉家有秘書萬卷皆前人從西清異本手自校讐繕寫成帙而舅家項氏所藏唐宋名人手蹟卷握之物價值千金今悉化爲煨燼食及餘生孜孜搜訪庶幾蕉園蠹簡重出人間王軸丹青不罹劫火此觀只所以圖令

名而垂不朽者也韭溪之上練浦之傍其爲辟疆之名園羊曇之別墅亦旣蕩於烽烟鞠爲茂草矣乃以其暇關平泉灌蔬壤誅茅避迹伏臘迎賓漁釣自娛絲竹間作弔汨羅之故人談鳴夷之往事望烟波而不見酌杯酒以興懷此觀只所以消壯心而娛晚歲者也西銘之有觀只中郎之於仲宣也大樽之有觀只廬陵之於子瞻也兩賢旣没友道淪亡賴遺逸之尙存庶微言之不墜雖以道喪元龍徒憐意氣猶幸人如叔度足繼風流此觀只所以結平生而申同好者也余也少壯登朝羈栖末路犬馬之齒未填溝壑獲與觀只稱齊年而困厄憂愁頭須盡白其視觀只逍遙平網羅之外蟬蛻乎塵壒之表不啻醯雞腐鼠仰觀黃鵠之翱翔寥廓也乃因諸君之請而爲之辭其以識余之愧而觀只爲不可企及也夫

蕭孟昉五十壽序

今天下士大夫講學者無如吾友少參愚山施公由服官之暇倡其道於廬陵而青原山中無可大師修出世之教與之相應和於是吉水之黑白二學盛爲海內所宗吾意其山川之靈秀亦必有世家名德者流相與鼓舞倡導乎其間欲求其人以識之而不易得也今乃得吾西昌蕭君孟昉

孟昉故太常卿伯玉先生之猶子也伯玉舉進士前於余者十五年自余
爲兒童時則已誦習其文既仕而踪跡參錯曾同官南中而竟不獲相見
惟聞與吾郡虞山宗伯公游宗伯之言曰伯玉之爲人孝友於兄弟篤志
於友朋淡泊於榮名利祿築春浮園於柳溪之上極雲泉林木之盛有經
史萬卷穿穴講貫於弗倦又能闡釋教乘與緇衲往還相扣擊余益想慕
其風流而今乃復得之於孟昉孟昉慷慨好義不媿施子賞編田數千
石具饗以活獄囚又爲通賦者完至家贖子女愚山先生倡學湖西也
問道者車接轂孟昉爲之供屣屨飾廚傳勝流欵集賓至如歸退而與無
可大師精妍性相疏通證明利廟之倡施伊蒲之供奉傾囊倒度惟恐或
後甚矣孟昉之爲人有以於伯玉也往者神廟盛時吾吳如顧端文公高
忠憲公吉水如鄒忠介公紹續微言倡明絕學而整山紫柏二大師唱演
宗風於吳會豫章之間兩地之學者習其義而盛其傳雖千里之遙猶同
堂也伯玉之出入必與其弟次公季公偕孟昉漸漬於諸父及父之所講
究故西昌蕭氏有家學伯玉嘗以之官便道館於宗伯之拂水山莊流連
度歲率其子弟言志賦詩友朋間極文章性命之樂紫柏刻大藏方冊於

吳中卷帙未半宗伯之門人毛子晉謀續之伯玉與兩弟發願藏事經營
仗助之尤力滄桑而後孟昉扁舟東來商度先公之所未竟宗伯以爲續
佛慧命作文壽之孟昉其時年甫壯也歲月而往孟昉今已五十追溯舊
游有如昔夢吾吳之宿素凋落講舍榛蕪而龍藏之莊嚴希有者亦漫漶
不可復問矣同里許君堯文官於吉水貽書及余述所謂春浮園者嘉樹
名卉高臺曲池滋榮而益觀圖書彝鼎度藏而加富孟昉又能以其餘力
措拄道法爲緇素之所歸往噫嘻豈不難哉愚山今已歸宛陵而龍眠之
徒眾有請無可以歸故山者此兩公皆吳人也吾之爲孟昉壽者恐不足
以盡孟昉夫賢者之以道合其知之必深彼所以重孟昉者詎止於此乎
吾將爲書以問之焉

冒辟疆五十壽序

如皋有孝友易直之君子曰冒君辟疆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垂三十
年其生平踪跡於金陵於吳郡遍擇其豪長者與游願於余獨未邂逅然
心嚮往之今年辟疆偕其配蘇孺人春秋五十二子穀梁青若介陽羨陳
其年以余言爲請其年奇士也其自爲之文以壽辟疆者足以張之矣而

勤勤余一言何哉雖然余三十年知辟疆未得一見因其年以見於吾文相贈以言亦猶行古之道也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尙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過於南中刻壇墀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也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埭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善我也旣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衆中大罵曰若奄兒媼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泛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於是大恨次骨思有以報之矣申酉之亂彼以攀附驟枋用興大獄以修舊郅定生爲所得幾填牢戶朝宗遁之故郭山中南中人多爲辟疆耳目者跳而免尋以大亂奉其父憲副嵩少公歸隱如臬之水繪園誓志不出嗟乎陵谷旣遷人事變滅向之炎炎赫赫者捧馬足而乞命顛墜崖谷不知所之矣二三君子幽愁窮蹙定生亡

朝宗歸梁宋亦以病沒江南因初附數有收考一時名豪惴惴莫保家族辟疆清羸雞骨藥爐經卷蕭然塵外自奉憲副公諱尺一之問不踰境中與世無害離事圖全如臬辟疆冒氏爲右姓家世好行其德年饑爲粥於路全活億萬計處患難之際先人後已揮金數千斤脫親知於厄不居其功傳曰有陰德者必受其報門戶之無恙有天道焉自其祖玄同先生用方州著績憲副襄漢出入兩都政事學術咸有師授辟疆修祖父之業遭時不仕益發之詩文以及於穀梁伯仲冒氏之集凡四世矣其年者定生子也具舟迎以來俾與兩弟及二子俱刻燭分題唱酬交作每更闌月落追思陳事少年腸肥腦滿感慨激昂思有以效其尺寸日月云邁身世都非覽明鏡以興嗟苦修名之不立未常不中夜而徬徨也青溪白石之勝名姬駿馬之遊百萬纏頭十千置酒自豪習破除依稀昔夢彼美人兮不見折苕華以自思未嘗不流連而三歎也謝安石有言中年以來傷於哀樂政賴絲竹陶寫耳迺有梨園舊工自云向事腕司馬爲之主謳江上視師之役同輩皆得典兵黃金橫帶夫執干戈以衛社稷付之俳優侏儒而猶與吾黨講恩仇而爭勝負用仕局爲兵機等軍容於兒戲不亦可盍然

一笑乎辟疆以五十之年俯仰興廢闔門高枕誅茅卜築綠水名園楓柳
千章芙蕖百畝子弟皆鸞停鵠峙挾藻敷華蘇孺人含飴弄孫鹿門借隱
中外咸推禮法奴婢亦知詩書歷觀江淮以南有華宗貴胃保世全名令
妻壽母媲美一德如冒氏者概乎未之見也可無賀耶余獲交於賢士大
夫不為少矣流離世故十不一存幸與辟疆生長東南年齒相亞君方始
衰吾已過二昔人所謂遺種之叟吾兩人足當之耳詩有之曰莫往莫來
悠悠我思又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吾友夫吳會者辟疆
之所常遊而喪亂以後不一過焉將子無怒秋以為期辟疆其許我乎否
也其年行請以吾言問之

白封君六十壽序

吾州白侯林九視事之初年余在京師謁侯之太公雙泉於邸第其容粥
然其氣溫然言訥訥不出口余目之此真寬仁長者也越五年侯之報政
成而太公六十州人士以其習於余也不可無言余嘗讀萬石君傳見其
子孫馴行孝謹而少子慶之治齊也國人慕其家行而大治心竊疑之漢
時海內初定而齊又反覆夸詐以為俗其法當以擊豪強清反側而區區

以孝謹行之是豈足為政哉既而觀蓋公之言治齊而曹參用之以治天
下然後知秦以刑法刻鑠其民漢興瘡痍者未息不以此時脫去文網清
淨而甯一則何以去湯火彼夫元康神爵之間嚴延年趙廣漢以慘礪負
能名正以承平日久戶口殷富名豪宿猾根株其間必大誅罰之而後勝
豈所論於新造之日子遺之民拊循而休息之哉此石慶行孝謹之所以
效也今以吾白侯之才曉習文法吐決如流開張施設當機立辦非公廉
彊正儼然擊斷之能更乎迺至勸耕桑修水利養小弱恤災荒煦煦然仁
心為質惻惻無華不欲稍用其長厲威嚴以自愉快雖其天資醇厚而居
身之善入人之深何以至此噫此皆太公之教漸漬使之然也州人士之
入京師者太公必坐而問焉曰子之君四境其修乎田疇其易乎賦役其
均獄市其平乎且曰吾今年六十矣自吾為兒童時樂浪玄菟之間暴骨
如莽流血成川父子兄弟肝腦塗地者不知凡幾今吾一家無功德皆為
國恩所成就嗟爾江南之人夫孰非鋒鏑之後而捐瘠之餘其可不宜
上恩澤以休養生息之耶余以是知 國家吏治之盛而太公之教忠
與侯之所以孝也已抑吾又聞之古之人臣皆仕於其國唯銜命四方始

離乎父母之側而其君作爲詩歌以勞苦之如小雅四牡之章其言不遑將父因人之情而爲之咨嗟太息待之如此其厚也今吾州之去長安三千里而侯以六年積勞於外太公又爲南陽之故人代北之貴族留宿衛京師不得御車而南從其子於官也人子之念其親者必能念人之親侯於聽政之暇舉吾州之白首耆艾者七人傲周官之意飲酒于序正其齒位名曰婁東七老而吾父與焉吾父行年八十其視太公也齒髮加衰太公有賢子足以娛樂余也羈愁旅病不能取給於升斗之祿俾老人輟念而太息中夜而屏營矣侯則式間以勞之肆筵以綏之其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歟當石慶之相齊也有濟南伏生魯人申公者皆耆碩大儒慶不聞執板到門北面而事之也然則石氏之所知者謹而已矣烏議所謂孝夫孝有不貴德尙齒使民興行者哉白侯經術最深內行醕至異日者進爲公卿而太公齒德彌邵 天子三雍告成修授几乞吉之禮求國老於上庠舍太公其誰乎當以尙德緩刑化民成俗之道再拜而獻之庶幾老成黃髮之一言俾人各親其親長其長而先王以孝治天下者始大備偉業請上其事於東觀以光 國之博史固不僅與閭師黨正效祝嘏

之詞以爲公壽已也謹書之以換是爲序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六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二十七

文集十五

序十一

王奉常煙客七十序

吾友奉常煙客以今年七十虞山錢牧齋先生爲文以壽先生與奉常之祖文肅相公後先事神宗皇帝君誥臣謨年經月緯取之腹笥故其爲文也推家以本於國用表兩朝慈孝而文肅所以調護元良維持宮府者其言信而有徵奉常得之以燕饗可考鐘鼓而耀丹青矣州人士謂余之習奉常也又以其言屬余余生也晚奉常筮仕猶及見先朝之邳隆而余已髮鬢乎未造時就奉常以訪吾所不逮又先生於余爲詞林先達貫穿一代之史願備掃除討求掌故而才識駕下輒苦未能今澳然載筆從其後其於王氏祖孫身處家國之際何容贊一詞也無已請就余通籍以來在朝及里中所見聞於奉常者爲壽可乎當先皇帝稽古右文修舉郊社籍田朝日夕月諸大禮奉常以世臣備禁近職奉璽紱陪侍屬車豹尾間尺寸咸有程度數捧英蕩之節出使諸藩肅將蕝事不擾亭傳乘皮東紉之

贈無所私焉自少以一身措拄中外禁賜瑩已畢卽起祠堂歲祭時享月
舍萌禮無違者事母周太宜人以孝闡門之內規重矩疊訓子弟御僮僕
吉凶婚嫁足爲合境師法歲大禋爲粥於路里之人皆歌其長德雲間董
宗伯之宰陳徵君眉公相國之高弟而編修公執友也折輩行與游先朝
論畫取元四大家爲宗繇石田山人後宗伯爲集其成而奉常畧與相亞
當其搜羅鑒別得一秘軸閉閣凝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適牀狂叫拊
掌跳躍於黃子久所作早歲遂窮閭奧晚更蒼萃諸家之長陶冶出之解
衣盤礴格高神王力追古人於筆墨畦徑之外識者知其必傳立宰署書
爲古今第一顧以八分推許奉常語陳徵君曰此君何所不作吾當避舍
今二十年間海內爭購奉常之書小或盈尺大過尋丈懸毫落紙旁觀無
不拱手歎息其文采風流沾被傾動近世所未有也江南故多名園其最
者曰樂郊煙巒洞壑風亭月榭經營位置有若天成兵興之後再闢西田
於距城十里之歸村因以老農自號蓋追念國恩感懷今昔雖居賜第遊
塵寰屢思從樵牧自放賦調日急生計浸微類有所不釋於中乃日偕高
僧隱君子往來贈答間召集梨園老樂工用絲竹陶寫以此行年七十齒

髮不衰人服公之天資夷曠而不知其寄托則固深遠矣余每傷近時風
習士大夫相遇惟飲酒六博爲娛獨過奉常見丹青勸警插架千卷寶朋
雜坐舉史傳中一事輒援據出入穿穴舊聞於尺牘師蘇子瞻黃山谷於
詩做白香山陸渭南諸子濡染家學作爲篇章人人有集四方徵文考獻
屈指江南地望咸曰彼有人焉固不止縞素流傳以書畫專門已也唐宋
宰執世家於言行微顯子孫昭穆必備著之用禪蘭臺石室之采在嘉隆
全盛江南賢輔推華亭吳門太倉爲恩禮終始其後人亦世通婚姻女貞
文定奕葉卿貳王氏緣編修公早世門戶中衰迄於今運會遷改三相國
譜系之中奉常獨能守其堂構聞諸故老說文肅公里居軼事仁厚恭謹
爲同時大僚所莫及足以光啟奉常故今日燕喜之晨揚輝爰告先朝之
史未立則有虞山公之文大書特書而余言亦堪登稗官而人家乘於以
見奉常搜揚祖烈之意小大皆不可以無識也虞山既以史筆記斯真侑
之以文王大雅本支百世之詩余不敢上引請爲歌楚茨大夫有田祿者
藝黍稷潔蒸嘗而子孫因之以勿替鄉人父老稱說景福本之於力田農
事其義有所取爾傳曰歌詩必類奉常通於古竊取詩與春秋之旨隨長

者之未再拜以爲獻焉

申少觀六十序

余初筮仕得交於鄉先達申大司馬及其弟大參兩公之尊人日文定少師處金鉉大斗之間贊元登衮年躋平格恩禮始終寵榮之盛光於冊書余生也晚不及見其見大司馬也則已從樞府謝政朱門列戟而大參同朝比肩猶白首郎署仲子少司農青門累闕積資位崇嶽牧青門科第固先於余用輩行定交意氣甚相得也大參有九子青門之長兄官比部至今歸然長德其季弟日進士維久嘗從余遊最後始識菽施哀然名冠鄉書聯雋禮闈知其爲大參之孫而青門之猶子蓋余之交於申氏三世矣菽施榜後歸省之三年爲其親中翰少觀先生偕茅太君六十壽而乞言於余且日昔在闕逢執徐之歲先文定既致政里居年及懸輿特荷聖書存問而高祖母王太夫人尙在養文定偕伉儷祖構奉觴綵衣紛悅重輝臺舞一時豔稱盛事今躋次五紀復會於辰而吾父母並登六表非得長者之辭其何以張之乎余惟自古世家大族格人書艾匪獨一人一家之慶已也蓋天之元氣而邦之儀刑其盛衰隆替之故有可得而言焉常試

上下六十年以進攷於申氏祖孫之際繇其前而觀之吾吳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命世名賢接踵林立蕭曹丙魏共遇風雲文定尤以碩德元僚表儀百辟夾日月於東朝乞江湖於私第其姻婭有帶礪之公侯焉年友有密勿之寮采焉桓圭纁籍昭其榮瑀戈方鼎昭其賜歌鍾折俎昭其饗其年爲尙父八十衛武九旬贊拜不名備物典策子弟比之伊尹之有伊陟周公之有魯公豫章之木十圍璠璣之寶九襲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相國之謂也繇其後而觀之吾吳如霜降水涸落實取材高門式微宿素凋謝胥原慶續於今爲庶而先生獨以清資華貫趾美前人撫甲第之半非幸喬柯之未改其棟莩有黃髮之宗子焉亞旅有奉璋之羣彥焉曩尊彝玉守其器芸香蠹簡守其書堂構壑茨守其業其年則爲絳人甲子洛下耆英不知紀年逍遙扶杖子弟比於王家之有武子邾氏之有方回干將淬其飛光俊鶴刷其勁翮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先生之謂也願余尤有爲先生致慶者七月之章有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而必本之於築場圃納禾稼良以上之人懷柔萬邦豐亨屢奏而後人有餘力率婦子以頤其耆耇則父老之獲遂嬉游皆戴如天之賜耳今 國家以

尉侯無警載戢干戈念此方之賦車籍馬不遑休息亟召征南橫海諸軍還諸宿衛而幢檠之宮芻茭之庠盡斥以歸之於民其間左輕俠竄名軍籍怙氣力以漁食平人者且以次窮根株浹辰之間農歌於野商柝於塗而先生之生辰爲壽適與之會謂非道迎善氣有以致天休之薦祐也乎加以敬值有秋田禾如櫛征繕以時蠶賊不作吾儕小人脫兵革而覩昇平行見朝廷惠養高人修祝嘏祝噎之禮庶幾於申氏朋酒之饗先爲之兆豈不爲後幸哉抑聞之天道酌盈而濟虛當司馬之躋九列貳孤卿大參猶憚於一第馮公龐眉阮咸出守留後福以貽之子孫青門早達滄歷名藩開府揚州垂紳揭節兄弟中至光顯矣而先生浮沉中翰試而未竟語其晚景顧爲過之循覽盈虛損益之際有軼然其不爽者語曰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側聞先生方領矩步力砥頽靡家門榮盛無翬屐驕豪之習與茅太君警戒相成飭厲胤嗣惓惓以念祖德守家法爲先其於盈虛損益之理觀之稔矣故能篤厚流風綿先世之澤於勿替繼今以往其所以垂裕後昆而培子孫之第祿者又可勝量乎哉吾卜申氏之名位殆未有艾而先生應年之永從可知己是爲序

丁石萊七十序

吾郡丁又兼通明備異之士也以己亥八月既望之五日爲其尊人石萊翁七十攬揆之辰先期屬余言爲壽適會京江告警羽書狎至又兼修其禮於不廢勿以亂故緩余笑應之曰鄉飲酒不可以理軍市此豈君家上壽時乎已而郡得免於兵吳中士女賣其金玉衣裝市酒肉以相慶而君之壽適屆於其期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言乎滌場納稼之日享豐年而祝純嘏也若夫脫虎口就衽席戴白之叟爲太平之幸人將安將樂爰笑爰語羔羊朋酒之饗其燕衍不有倍焉者乎然則君之壽其不惟丁氏之慶亦以深致幸於吳民而又何能已於言也余生也晚猶及見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風習最爲近古士大夫入爲卿相出作方牧其歸而老於鄉也東阡西陌杖履相存鉅人長德沾被閭巷有如大參丁玉陽先生歎歷藩服廉辨著稱其子廷尉肩吾公清秩舊京雍容物望當豐芑有道之日爲析薪負荷之圖源遠流長枝分葉布君則不扶自植不縷自雕折節讀書躬行孝謹薛包之推田宅式好無尤石相之滌廁膾服勞不倦若考作室惟塗墍茨此君之早歲好修能自樹立

不墮其家聲者也自此以後世會將衰虹蜺揚輝龍蛇起陸東南二三君子以名節議論相摺挂通政則爲廣成侯公少司農則爲青門申公余以通籍定交識其坐客邂逅君於儔人之中温醇惻惻而論辨英偉心獨異之詢其平生則知廣成之尊人啟東先生爲君外父而青門娶於廷尉兩家兄弟以伯仲爲輩行啟東觸忤奄豎阽危僅免廣成一生活尙竟與黨人相始終青門由外僚積資至九卿禍且中於同文之獄君以老逢掖連蹇不遇介居其間國是人才目濡耳染痛世事之日非恨小人之柄用愾我寤歎念彼周京此君之感家思而懷國恤雖在草野不忘君父者也夫積學不如力田善宦不如逢年君既避世不仕遂以其暇治西息之陂池脩南陽之邸閣大致儲積家累千金里中兒飛文告緡卒不能有以難君而徵調繁興發求不已迺苦身庀役不以累細弱下貧公私咸得其濟嗟乎陵谷變遷苑枯畢集銀臺既碧血九原司農竟覆巢宿草一二舊交或抱石而沉或焚山而死惟有馬亭故里喬木依然家門則守寢丘永保之風子弟則擅孝公無雙之譽齒於遇而豐於年詘於前而申於後天之報大矣而保持其門戶者不綦厚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此又君之善自圖

全優游晚節續先業以裕後人者也余覽古至於秦隋之際生民凋敝可謂極矣伏生秦之博士孝文時尙能口授尙書孫思邈生於開皇中至唐永淳初年談周齊軼事歷歷若指諸掌豈非天地害氣已究命茲黃髮因衰激極導迎善祥以今觀之君殆其人乎卽近者烽烟傳遞一日數驚又兼不敢以聞懼損老人眠食而君則健飯決肉談笑晏如自言心力克壯縱兵至猶足竄伏山谷不以餘年累子弟繇此而前拂東海之釣竿摩霸陵之銅狄處平壤遊人間見者驚焉已疑爲數百歲人矣又何必滅景雲棲噓吸吐納而後可以比喬松侶白石也又兼旣拜其親將遊京師京師貴人奇又兼之才必有稱述顯榮以誦君者余則山澤之癯免於兵革敢同田夫野老燕喜昇平而未及神僊迂怪之辭歸之又兼以爲伯觴之獻

陳確菴尊人七十序

吾鄉高世之君子於孝廉得二人焉曰陳君確菴華君天御懷道絕俗窮餓而不悔者也夫古之隱者棄妻子變姓名孤行獨立無所以累其心今此兩君者皆有親在於是鄉之人進日兩君則誠賢矣其如親何迺華君則曰吾幸有兄蓋常仕於朝矣廉吏薄宦橐中裝足具甘膳以養老母而

陳君則壯子也所持以持門戶者也一旦挈其親之於窮谷無人之境屋宇穿漏田園蕪塞鴛柴車躡草屨親朋無與游滋味無所奉彼其親之處此也能泰然而已乎而陳君何以善其隱乎乃陳君之隱也五六年矣未嘗一入城府鄉之人竊獨異之其尊人温如公今年七十余得其自壽之文讀之而歎曰噫確菴之高乃其父成之也吾鄉支塘以南直溪以東其土堯塢其俗樸陋自宋元來若胡如村之清高龔安節之忠義其故廬遺跡至今尙有識其處者陳君僑寓蔚村父子手自立屋負耒作勞拾薪執苦嘗讀農經水利諸書謂古人代田之法一畝三畝深耕易耨歲可穫數十鍾又以尙湖巴城諸水扶淫潦泛濫勸諭父老築堤設防經畫指點悉有成法出門搽一小船販樵鬻苧往來湖村塘市間得錢市酒進父公飲酣間作一二小詩好譚古來高人獨行共相勉勵鄰里化之輒遣子弟就學其有小小勃谿諄語搖手面赤曰恐使孝廉父子知也嗟乎世衰道微士大夫走通都驚聲利其遺民逸叟以道德風義相高者不可復作矣自確菴以孝廉守身事親躬耕弗屈而後人知教忠自公以孝廉之父樂道安貧窮居無悔而後人知教孝君子於陳氏得君臣父子之禮焉余交於

確菴者十年知之最深故論公父子質言其事庶幾與漢陰之丈人尋陽之漁父同傳而存之以徵於信史則亦吾鄉人之所願也

張敕菴黃門五十序

吾友張敕菴黃門長於余一歲少同里長同學晚而同事京師余羈愁困悴幾不能自還而敕菴躬蹈險巇僅而後免今年敕菴五十方賀者之在此堂也余可以無言乎初吾師西銘先生用經術大儒負盛名於當世而敕菴爲其愛弟西銘之有敕菴猶士衡之有雲孟陽之有協也雖下之衣冠華陰之子弟負笈從游巷舍爲滿揮洗輟餐倒屣莫及敕菴則傾身容接人人各盡其意使西銘愛士之名聞於天下敕菴力也雅擅絕才涉獵彊記發爲文章風起泉湧一時傳誦其制義謂富貴可以俯拾鉅公長者握手定交不敢以後進相期語曰馭二龍于長途斯敕菴當日之謂矣旣而屢試鎖闈不利門戶中衰滄桑頓改凡諸子從西銘游者如飄風隕籜湮沒無遺而敕菴魁壘特達方用科第起家爲良吏爲直臣赫然名動海內噫嘻抑又何其奇耶余與交且三十年習之久知之深其竊爲敕菴幸者少游太學高門著姓貴游慕之輻輳無文士干謁奔走之勞晚幸山城

直節強項大吏見而傾心無黃綬俛眉折腰之苦立乎殿陛之間指得失陳利病口有所盡奏成手中繕寫未上夜不能寐彈劾貴近搏擊豪強下至閭左之奸瑣條其人得請召捕中外爲之屏息股票可謂出入省闈得行其志矣雖以此譴逐之後仍被急徵而上察其忠人亮其直身名復完意氣如故造物待之者似乎獨厚而不知其天資學術實使之然非倖而致也平生無崖異之行深沉之容造次語言率而能要任達簡易不持威儀與人交抒心寫腹推誠無我雖傾蓋之際便同久要一旦有急難挺身赴蹈傾囊營解罔所顧惜人有過面加譙讓不爲後言或有生平受德後負之者其人但一見摧謝卽釋然曾懷無纖芥之恨此其公直鯁亮得之天性真不可及也已當吾師西銘在日敦氣誼尙名節慨然有康濟斯世之心屬黨論紛紜王夫設械幾罹不測位不酬其望年不配其德論者至今以爲恨救菴薰陶濡染於國是民生邪正利弊之關平居講求有素世會雖移家學不改當官立事探囊底而出之清河著書談道易世而後施行惜乎西銘不及見耳歷數三十年來唯吾兩人爲遺種之叟今者比閭接席蒔花藥洽亭園營垂老里巷之娛願吾已髮齒衰墜疲曳不堪枚

菴則姿容瓌偉飲噉日可三升嘗見其蒲博爭道獨酌引滿呼小僮搥鼓奏伎聽淵淵之聲奮袖激昂大噉不止少年精悍之色猶隱見於眉宇間其後日所就余又何足以量之哉雖然救菴之語人曰梅村知我勝我自知故於其攬揆之祝不爲夸詞敘素心而談舊故庶幾於夙昔之好無少愧焉如此可以爲救菴壽矣

錢臣辰五十序

吾季弟孚令好治園圃蒔花藥嘗曰吾兄弟老矣以歲之不易賦歛之不時懼無以宴娛食息比 詔書數下民寬然有更生之心吾於其間穿沼觀魚披林聽鳥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不亦可乎旣而曰詩有之治比其鄰婚姻孔云人生庶幾爲太平之民則澹酒醴烹羔豚以速諸父兄親黨耆禮也吾兄弟旣翁而中外端陸莫如錢氏錢氏莫如我臣辰則猶之乎兄弟也臣辰以今年五十願得兄一言以張之余喜而應曰諾臣辰之長兄都諫曼修與余同年進士余甫踰二十曼修肩隨以長其少壯同先中憲約齋公偕尊甫封黃門叔弼公爲同歲母夫人皆在養里中父老爭具羊酒賀兩家其景福同余兄弟三人都諫兄弟七人孚令少於余十歲臣

辰少於都諫十二歲字令以女女臣辰之子受明余視兄弟之子猶己子都諫亦以姻婭之故親余其友愛同余家自始祖以下禮部大余奕世載德中更衰落子姓凋替叔歿親大中丞浩川公叔子中丞著節名臣積厚流光用昌厥後羣從子弟數十人宗族交游光寵此錢氏之所得於天者獨厚非式微所敢望也嗟乎州人士之衰也右姓則宗降在皂隸良田上腴斥爲榛蕪方領之儒膏粱之子小吏得而唾其背者多有之矣吾與臣辰猶得保其履道之宅南陽之阡飽食嬉游以娛脫齒詎不謂之幸哉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請卽人事求之臣屢所以致此者有三德焉易曰謙德之柄也吾鄉貴規重矩疊之風拾級聚足讓而後登揚解執籩拜而後饋今也言諱則捷捷翩翩矣威儀則佻兮達兮矣飲飪則載號載歎矣爲之誦茅鷓相鼠而不覺也君子憂之則內行修整進止皆有表識不苟皆不苟笑不苟臧否人物深自降損雖寒素必與鈞禮雖造次必無擇言循循乎有若所畏也粥粥乎若無能也柔而不犯其晉之隨武子乎清靜無競其東海之伏不鬪乎燕居潔出門敬賓客至則肅且莊矣賓或屢遷屨坐主人貌益恭賓或參語諧噱主人遇以默此所謂謙而光者也善哉盛德

之容也傳曰儉德之共也吾鄉寡魚鹽漆絲之利不知廢蓄鬻財其民本以力農爲業自俗之靡也日窮芻豢之養卜夜而倡樂身極纂組之華費日而消功非竄偷生而無所蓄藏水旱災疹之或作誅求無時奔走旬貨不足以自救君於家先治重堂複寢而庖馥煇膚皆得其宜田園陂池咸獲善處入有稽出有考絲纒剡絮罔弗敷也仰有取俯有拾儉從長御罔弗勤也忍嗜欲損玩好非租挈所出弗衣食累積纖微擇人而任之與時俯仰以未致財用本守之歲雖大祲發其儲時以應有司之期會可不至於重因此所謂儉而查者也善哉居守之道也語曰慎德之守也吾鄉以知交聲氣傾天下其初則龍門之游華陰之市也其繼則甘陵之部鈞黨之碑也依光揚聲互相題拂而刊章之禍大作浸尋乎凌遷谷改遠識者柴門絕跡以自全不幸姓名爲妄男子之所疏記始海濬鱗戢翼之不早矣君於先生長者造請非不勤也總角齊年投分非不深也束修之問不及於四方傾蓋之交弗輕於一諾闢幸舍宿膏火擇淳樸有道惴惴無華者定其久要而他人空識其面彼夫游譚羈旅文史技術之徒在吾輩側屣稍遲輒致背憎嗜君獨隄防有素無由相因到門緣此鈴下肅然望

而自遠鮮幾微不足之色此所謂慎而密者也善哉保家之主也君於制舉藝最工視科第可以引手致屢試鏢院不收諺有之日不索何獲或有以此勸君者笑不應既而升成均利觀光矣同事者或已至丞相長史君才地實優爲之而不肯羸糧躍馬投牒以自進蓋恬靜止足其天性也豈可強哉自古積善之慶不於其滿盈而於其所不足中丞當先朝豐亨豫大之日躋雄班恩膺仕而能廉靜寬厚留不盡之福貽子孫君之生也嚴父修恬侯之行賢母執敬姜之德難兄敦伯仁之愛少長一心中外合力而君之嫂夫人衣麤食澹早夜拮据相夫子克底於成舉慈孝友敬柔正聽婉之道畢萃於一門君之得以雍容樂易修祖業而息之者夫孰非天爲之耶君兄弟經營高燥表石闕築兩舍致車數百乘起祠堂以饗親設義田以收族長老觀禮道傍太息動色年來跼蹐有零落之嗟燕尾有參池之感君之中心彷彿嘗有耿耿不寐者然而守柱下之和光得北叟之晚福頤神任運可以養生可以忘年兩弟登九美瞻補國之友愛潁川之聲華也猶子來琛盧家之龍子謝庭之玉樹也受明借方來心水齊驅競爽福疇之諸郎公沙之羣彥也今日者舒雁行列希謁鞠臚而上壽親申

盈門諸孫入抱考鐘伐鼓絲肉競作登其堂有文茵雕几玉軸縹緗鄰架之圖書焉窺其舍有高柳澄潭小山叢篠碎壘之園墅焉蓋君之好書似余其林泉之癖似余弟余刊編醫翰技警補緝之未能乎令典衣物以乞一花一石輒若弗給故於君皆不及也從此三四十載君之書搜羅而藏弄者日富樹木日以拱池臺日以增余兄弟編蒲抱甕與君婆娑於殘經廢末之間豈非具平之幸民而擊壤之樂事也乎凡百君子與於茲燕者當思扶杖聽 詔仰望德化之成勿以伏臘之難供忖日煇歲而笑余言爲夸也松喬之年斯跋而族之耳是爲序

郁靜巖六十序

吾友郁靜巖氏世胄簪纓家風孝謹垂條布葉隱耀合華僕爲同里知交姻家肺腑徐孝穆之於簡子視此姻親郊嘉賓之於右軍同其中外以其班余忝丈人之行使之年君責肩隨以長居依東海宅枕南城朱陳合爲一村余杜平分二曲陸陌而陂渠互注門庭則桑柘連陰接跡忘形撫塵夙好約平生之衷愴重彼我之遭逢余愧弗如其端有四請得而言焉余蓬勺之田曷鹵僕陂之畝汚萊二頃榛蕪三時鹵莽况扶風掾史競算錢

乃京兆諸生高談鹽鐵闔境之苛求已甚老大之悉索奚堪曾無擔石之
儲日舉倍稱之息君則先疇素稱沃野下邑獨被寬征放雁鷺之池足供
常稅收蒲贏之利可救災年祇孤城斗絕之何支顧滄海橫流之尙在徐
道覆船到蔡洲南沙無恙袁山松功存滬瀆東作依然煙火不改乎區中
錫恤偏邀於亂後此余之不如者一也余白頭憔悴黃頰提攜衮師雖乍
識之無通子尙未知梨栗敢門戶遠希於後日只琴書免付於他人竹筒
木屐愁營少女之裝柁杖振邊啼索孤甥之餌每觀眾雛之矚慢倍添一
老之衰殘吾則伯子將車小同攜杖朱公長惟家督虞郎少字升卿庶事
諮而始行老嬾見之深慰汝其有後吾可無憂但存鄒魯之衣冠豈非厚
幸縱遇堯湯之水旱無復相關矧羣從之琳琅更門楣之照耀謝家仁祖
擅才地於英流荀氏中郎負聲華於少俊情款則金春玉應人材皆鵠時
鸞停此余之不如者二也余鑿坏何遁投劫非還疲曳趨長樂之鐘風雪
從蘭池之獵洗沐歸休俄驚會逮徵翰解網再遇刊章蔡中郎專攻汗簡
隱矣焉文顏延之追詠竹林在哉莫學後竟誰傳徒是妨人作樂言之卽
罪知者謂我心憂君則過燕市之三條縱觀宮闕涉嚴灘之七里遍訪山

川誇故老以壯遊獲異書爲談助文會分甘陵二部付彼諸郎講堂糊齋
雜真傳歸請愛弟長日逐雞豚之社間窗抄農圃之占話世溪翁尋幽野
服守伏勝之一經挾書何禁習維摩之半偈學道非難此余之不如者三
也余受性厓嬴攝生懈慢沈侯引指約臂旬減半分何郎量腹爲登日唯
一盜腰脚比劇齒髮先衰猶然宋王之賦未免閒情已矣盧敖之游苦無
勝具服食疑丹砂多誤讀書嗟膏火空煎清虛日來壯盛不再君則中年
遂斷房室晚歲頓絕逢迎短髮簪巾豐頤善飯左車決肉五兩衝泥狂呼
而五木投盧傾耳而三絃度曲藏鈎夜半驚眸閃旁睨何人解帶庭前捫
腹笑可容鄉輩適興何疲占分棚於角觥就眠便熟逃行酒於華胥此余
之不如者四也若夫生平不見喜愠天性能安異同謙而有光柔而不犯
雖沈昭畧之舉止嶽嶽接之自若丘明士之語言通脫處以巖然攝衣雅
步修輔嗣不怒之風隱几凝神得應元稀言之益趙李交傾任俠弗與爲
通程鄭術擅奇贏亦非其好頻追故友漸避新知和氣迎人性不矜夫崖
異坦懷期物道無取乎深中龍伯高擇言無闕庶幾近之王處仲晦德難
知斯其亞矣屬者節屆恢台之夏鄉推饒鑠之翁親申盈門賓朋命駕復

開迴廊嘉樹擁雲根之石湘簾鬆几文楸闔玉子之棋花藥成行松篁答
響長筵方列昔酒初開則有炙鴿烹鳧蒸豚脍鮓羹調芍藥糝和蘭椒車
蠟蜡孺家不殺而稱珍鮮鱖魚物非時而仍致臙雞爲黍弱似春綿宿
肉炊杭鮮如朝雪束皆著之入賦孫敏疏以成經無不潔比彫胡香高水
引雜芳肴而列俎齊嘉果以登盤饗有踰於貳膳幸敢先嘗飲其重乎佐
尊主其下拜日之夕矣促綺席於明燈月出皎兮間豪絲於急管黃門之
效其庭實乘馬路車太常之報以瓊瑤丹青彝鼎鄙夫固陋不揣陳辭美
哉壽也維飲酒其孔借何以贈之庶歌詩之必類在君子以爲知禮詎吾
儕不識紀年自笑亦齷齪之老尙不如人爲君誦抑抑之章無多酌我是
爲序

題龔芝麓壽序

夫鄧仲華少年拜袞適會風雲王文度壯歲登庸牛參門胄未有起家州
郡通籍詩書位已躋乎台司齒方當於疆仕如御史大夫芝麓龔公者也
屬逢覽降爰命嘉招賓客則羽蓋朱輪宴飲則蘭肴旨酒燕金缸而卜夜
選玉笛以飛觴吐納雍容聲華昭河迺撫今而追昔輒卽事以興懷射策

登朝分符出率兵連吳楚盜逼蕪黃擗矢登陣橫刀守陣雪夜發圍城之
嘯月明起破陣之歌絕壁無糧橫江寡援力措疆寇志決孤城泊乎召拜
諫官而陳條奏朝憎正論世目黨人慨國是之紛更致王途之板蕩飄泊
抱黍離之痛羈栖草昧之艱俯念餘生克遭新造唯盡心於所事庶援
手乎斯民請蠲關右之租免徵兩稅願赦雒陽之獄理出千人凡皆壯歲
之可爲長恐修名之不立即今朋舊相看開尊道故幾時涓埃已報拂袖
歸來於是上客揮毫名流授簡持杯緩詠剪燭高吟北土旣文重溫邢南
人又才推任沈夙稱知己雅善生平悟詞旨之流連寫聲情於愜慨顧皆
妍思妙翰勝集良辰主願爲歡客稱上壽只因家近八公黃精易飯若使
詞高三婦絳樹將歌足助風流可資品藻會見櫻桃葉底爭傳花月之篇
何必楊柳樓頭重唱關山之曲也

梅村家藏彙卷第二十七終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八

文集十六

序十二

吳母徐太夫人七十序

吾友吳幼洪以先朝給事中奉其母徐太夫人家居里門今年太夫人七十吳中鄉先達謀所以爲壽少司農申公青門侍御李公灌谿以余之習于幼洪也徵余一言余曰人子之顯其親者其大端有二曰富貴曰名節此二者雖甚賢智未可得而兼也其幸而遇極盛之世忠於事君孝於事親可以無憾卽其間稍有齟齬身退而名立位卑而行尊不足爲父母憂也其不幸而遭衰亂之季外之干戈日尋內之禍難日結賢人君子旣出身爲國不得復顧父母其父母亦以大義勉之如漢唐之末史傳所書者十無一二得全幸而全則一時之人必爲之咨嗟慶幸以爲此門戶之福雖處極亂終能保其身以事其親凡皆天爲之也故家庭之際可以觀世變焉太夫人初以待御之女歸贈君孟登公孟登之尊人曰虛臺公蘇都給事中抗疏爭國本爲名世蓋神宗皇帝以忠孝福澤養天下士大夫敢

言之氣太夫人親見其舅若父居要津持物望道重於朝廷身安於獻獻
從容俯仰受國恩而娛晚節此余所謂極盛之世蓋幸而遇焉者也孟登
公讀書好修不竟厥志太夫人攻苦食淡教三子以成立長洪二洪爲時
聞人孝著鄉黨幼洪復弱冠成進士選授衢州司李浙有重獄會鞠事連
大僚主者欲蔽不敢決幼洪奮筆定爰書天下聞而壯之及北京大變留
都新立幼洪入爲給諫當是時權倖竊位藩鎮擅兵幼洪尙冀國勢可爲
正色言事向所謂大僚者則驟躋政地修舊郅用它事下幼洪詔獄而北
兵已浸浸江上矣蓋邊疆之勢愈蹙則恩讐之報復愈急而其是非亦愈
亂自十餘年來士大夫以黨魁被罪刑章逮治無慮數十人而幼洪遂爲
氣運之究極不旬日而遇國禍此余所謂衰亂之季不幸遭焉者也而幼
洪則當之初 先皇帝時余於大僚曾有所彈劾幼洪所持浙獄卽其人
也當幼洪爲給諫余亦官南中以母老歸養請急東還聞幼洪之及也余
自知不免雖然不敢以告吾母也無何江南大亂余奉吾母奔竄山中幼
洪亦自獄所脫歸母子相見倉皇避兵皆懂而後免今太夫人康強壽考
諸子拜堂下進七十之觴而吾母亦健飯無恙兩家母子同以危苦得全

此非天爲之耶其能不爲咨嗟而慶幸耶余旣應兩公之請以不腆之詞
爲壽詩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夫太夫人則猶吾母也

顧母陳孺人八十序

余及門顯伊人居州之鳳里事母陳孺人以孝聞其先君麟士長於毛鄭
之學稽經緝傳自名一家海內所稱織簾先生也余常訪伊人於其里茅
齋三楹衡門兩版庭階潔治地無纖塵散步至後圃見嘉樹文石則曰此
吾父在日某先生所嘗過而憩焉者也丹黃遺帙挿架如新蘇壁舊題漫
漶可識噫嘻麟士可謂有子矣爲予具伏雌之饗茶香酒冽醢醬調美中
置余笑而曰昔茅季偉殺雞進母自以菜茹與客同飯郭林宗稱其賢至
爲下拜子有老母無乃不給於鮮而顧爲我設可乎伊人曰自吾先人講
學荒江門外嘗有四方車轍今以某之無似夫子惠然臨之吾母唯而聽
客曰是兒能致長者且復如其父時矣故喜而爲魚菽之獻非某意也且
曰吾母明年八十以熟聞先人所論說知文章爲可重願夫子不吝而賜
之一言余應曰諾當先朝啟禎之際吾州文社擅天下先師張西銘借受
先讀書七錄齋相繼取科第而麟士與子常談經講藝於江邨寂寞之濱

遠近目之曰兩張曰楊顧初不以出處隱顯有所軒輊也西銘早世無後
門緒式微賴吾師母獨身搢拄橫爲強奴眩僮者之所侵奪余嘗比之庶
其竊邑黑肱逃奔稍正厥罰以還其盜帑訖不能有所裨益受先兩子其
少者尙存貧不能自聊盡撤先人之廬以償并稅嫂夫人寄止鄰邑壻家
間一歸故居迺至無席可坐大慟而去嗟乎當兩先生致賓客授生徒輶
駟接跡巷舍爲滿升堂拜母上壽奉觴誓以結死生託妻子曾幾何時西
門南郭之間無復過而存者觀乎兩母之盛衰而友道得失之故亦可得
而推己子常家本素封以明經試守令不之官失明里居晚而抱子不獲
見其成立伊人每過余爲之經營瞻護有漂搖風雨之歎麟士名第不如
張先業不如楊其子伊人也亦未得與子常受先爲此迺十餘年來刻其
遺集俎豆之學宮田疇廬舍有加於舊用以娛侍寡母臻於上壽孺人之
所得不既多乎伊人之誦母也辟績佐養以著其孝卜騰視寢以著其仁
教誨式穀以著其慈簡飾僕御以著其法尤大者東陽張大司馬奉書幣
迎致麟士賓席嘗念時方多故謀破格得文武士用濟助勳草奏將薦於
朝孺人聞而力止之曰君孺者非應變才今豈進用時耶其安貧賤識道

理如此故能受此大年享有遐福豈偶然哉鳳里名跡最古歷宋迄元多
高人隱君子及貞姬淑媛備載邑乘其軼乃時時見於織簾之私志可考
而知也自織簾存日閒居樂道孺人庀中饋以相成一時倡隨之樂已咸
知有顧家婦距今松筠晚節齒彌高而行彌劬而伊人學殖益富爲世鴻
生有以躋親之令名於無窮行見茂德令儀增徽彤管且與孺仲賢妻麗
公嘉耦並垂千禩豈止一里之光榮也哉余雖老尙能奮筆以傳其事敢
卽以當春酒之獻而區區人間祝釐不足爲孺人道也

顧母施太恭人七十序

顧氏蓋世有賢母云吳丞相禮陵侯雍以黃武七年迎母於吳其主親拜
之於庭公卿大臣畢會蓋自有吾郡以來虞魏張陸英英門戶彼有人焉
位宰相爵通侯莫先於顧氏家人尊老女宗母師起居六宮賓禮萬乘亦
未有踰顧氏者已吾友吏部考功郎顧君蒨來天下精疆開濟駿雄闕達
之君子也舉進士年才二十餘起家廷評銜天子之命以取士於嶺表
五管號稱得人其補吏部也甚爲時宰之所倚重在諸曹中特以爲能已
而用請急歸坐公事以免家居四五年以今歲春正月壽其母施太恭人

七十君之年適亦屆於強仕稽諸譜牒其先出自陳黃門侍郎野王固禮陵之苗裔也野王十七世孫占名數於長洲入先朝有自兵都諫爲通政司參議者而族始大蒨來則從通政介弟處士公而分處士之子訥菴公以才名雄諸生中累舉不遇積書萬卷以貽其子是爲仲晉公即贈君也贈君中歲多病猶及見蒨來成進士而蒨人則當其子之出使嶺嶠錫節還家入典銓曹板輿迎養堅彊暇豫白首而無恙詩曰令妻壽母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噫嘻豈不盛哉蒨來之爲人也負意氣已然諾元老重臣寓公邑子無不躡履到門迎閣握手以相爲引重有幼弟曰斯玉雖年少官薄而敏給過人能以連郡國豪傑公府儔材故顧氏有聲吳越間在諸公莫與爲比其上壽也幢牙旌纛交錯於路皮幣玩好充伋於庭餼奉體薦之物駢羅而疊陳契擊吹鼓之音族居而遞奏里人以爲榮雖然世家大族邦之楨幹里之儀型其有嘉好燕樂國人於此觀禮焉四方於此問俗焉固非焜耀一時之望已也盍相與揖見聞援故實以頌我太恭人可乎往者吾郡風醕俗厚家給人足凡仕而歸者得有具杭稻桑麻陂池邸閣之利通政起家清卿有賢子與孫及四世而衰矣而介弟一門復振

第宅園林尊彝書畫至今指數於吳中施氏雖通顯不及顧氏白治公以一孝廉用治生素封兩家皆爲方雅之族子孫恂恂退讓比於石君之有建慶桓氏之有郁焉孝謹不衰明經篤行此太恭人之生世承平傳家肅穆孝友順祥本諸先德者也運之季也未流始於濫觴良苗不無秕稗迺有三四大君子者清剛不撓峭嚴爲方嚴取與以遏絕苞苴持臧否以痛繩流俗訥菴公以貴公子熟聞道誼雅負風裁屬當黨錮異同是非倒置好是正直感槩不平其所與游者文文肅是中從嫻姪相得甚驩而周忠介之忤奄急徵也出囊中金庀橐屨屏履之用居恆慕孔文舉孫賓石之爲人不肯詭隨碌碌此太恭人詩書嫻習才智通明前哲令聞得之舅氏者也自租調更繇之日急則有虎吏市魁乘意氣以陵出衣冠之上士大夫杜門嗾退苦身自約者漸不爲間菴之所尊禮至與黔首無異有識傷之蒨來姿容瓌偉涉獵傳記辨智縱橫自以贈君賞產中微受人侵侮得志之後雅自發舒不欲徹車贏馬以爲里兒之所簡易約結英俊俊賑施窮急知名當世取重諸侯行誼出袁絲鄭莊之間文詞居莊助枚舉之亞此太恭人以世會艱難家門貴盛持盈戒滿保其福祉者也子讀書至穎考

叔之告鄭莊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趙宣子所食野桑餓人舍壺殮請以遺母不覺爲之掩卷而三歎今以吾吳廉吏之家名父之子托于木門賃春織屨以事其親者多有之矣爲其親者躬親操作黽勉鹽亦嘗有一日之養如斯讎者乎然君子之孝遇則鼎食擊鐘不遇則啜菽飲水南陔白華期不失守身之正已耳茅季偉庾子平於道豈有憾哉在昔禮陵之先世爲著姓元歎尤以幕府親信君臣母子講布衣骨肉之禮古今之罕見史稱其不飲酒寡言語舉措時當獨能恩禮始終斯眞羔羊素絲富貴而不失其身者也豈非吾郡之先正而顧氏之家法也乎予衰退不獲以時追陪禱來然當其服官也與之同朝及其坐公事以免也又嘗與之同患故今日祝釐之詞不以諛而以莊庶幾太恭人間之喜曰是言也其能相吾子於義者也公父文伯之母誠其子曰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計當日吾徒之所坐實以災荒凋瘵之餘雖率先奉公猶不免於吏議彼魯語所云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誠吳民今日之謂乎自今以後上之人寬租薄賦以恤其下之窮下之人修行守分以奉其上之法竭歷輸將保持鄉里以相安其爲瘠土之民而已君子曰季氏

婦之言此卽太恭人之教也遂書之以爲序

秦母于太夫人七十序

梁谿秦留仙館丈以侍從積勞之三年 上恩許賜洗沐而王母于太夫人以明年正月爲攬揆之辰於時封公以新先生春秋甫彊仕也先是天子開南苑 親試天下士而梁谿兩榜克勤公由南宮第一 賜上第於留仙則再從祖以同日被遇已而遷除休幹又同時入里門其當太夫人之壽也先生綏纓束帶爵鞞借介弟西向立候夫人纒笄綃衣侈袂借介婦東向立諸孫從子之次稍退負牆其少者劍其侍孫婦從婦之次退亦如之太夫人出於房皆接武上堂北面再拜諸姑伯姊率子姓彌甥各以次肅拜宗人之長者先以其屬由阼階上俟于屏內宗禮畢盛服致賀其尊者太夫人答拜卑幼則頷之庭實維旅棗栗暇修重錦加璧樂作鹽洗揚輝前爲壽終宴無一人偕立踰言者鄉之人觀禮焉秦與于江南鉅姓也秦望於梁谿于望於金沙梁谿之秦自大司馬端敏公始大其別有中丞以才力開濟譽重諫垣篤生贈公爲之愛子以光啟於來裔金沙之于自都御史公始大其後有憲副以理學醇正績著外臺爰及再世迺誕

淑女以作嬪於高門太夫人實憲副之子太學褒甫女也當神宗皇帝時褒甫之從兄中甫以鉤黨推抑爲海內表的諸君子過金沙者無不與其兄弟定交矜然諾重節概而褒甫則能刻畫爲新詩家世貴盛自以高才不遇益踈蕩極意於聲酒園池歌舞之樂江南莫及而秦氏夙以儉樸傳家中丞捐館舍門戶寢落贈公善病早歿太夫人辛勤荼苦以玉三子於成詩曰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太夫人生長豪門而能自修持以敬儉人止知今茲福澤之非常而不知其中更孔艱保膏調護之不易也夫爲人子孫而能事其王父母幸矣爲人子孫能以富貴事其王父母此人倫所難卽古純孝者以爲不可倖致留仙之乞言于余也敘其在襁褓之中爲太夫人所鍾愛推乾就濕恩勤備至吾因留仙之言而喟然有感於余祖母湯淑人也衰門貧約吾母操作勤苦以營舅姑修醮之養湯淑人憐其多子代爲鞠育余自少多病由衣服飲食保抱提攜唯祖母之力是賴憶自早歲通籍祖母年七十有二及以南都恩賜封三世湯淑人期屆九袞笄珈白首視聽不衰里人至今以爲太息雖以余今日之潦倒萬不足以追陪留仙而迴思往事三世一堂莊強悅豫何其有類於太夫人也乎吾母

朱淑人精心事佛嘗於鄧尉山中創構傑閣虔奉一大藏教而于太夫人實有同心信施重疊像設莊嚴俾願力克有所成就夫人子事親身則思其所安性則思其所嗜牲牢酒醴之奉珠玉纂組之華雖吾力所不能致而親好焉計猶且圖之也若二母之清淨澹漠擺落穢濁其所需者固已少矣而余之貧至使吾母伊蒲之供出於損衣節食之所存適太夫人獨可以充然而無憾迄今兩山之間鐘魚浩浩皆誦太夫人之福德而又能以其餘力贊橋梁賑災獨留仙父子竭其力以悅親心者至矣而余則不能其能無愧色矣乎余友周子倣爲留仙所知實請余言以壽太夫人夫子倣知吾兩家之深者也乃就兩家祖孫父子之際質言之稱其禮言乎長幼有序也稱其儉言乎盛滿不溢也稱其善而好施言乎仁慈有恩也古之孝子事友人之母猶吾母余之壽太夫人也無諛辭無勦說庶幾有合於朋友之道焉子倣善其言遂書之以爲升堂之獻

王母徐太夫人壽序

吾友王太常煙客王郡伯元照爲余道其宗盟之長額駙王公長安之賢而盛推其能孝也曰公爲人敦尚儒雅好古博物深自折節以交天下之

英俊其爲賢也藉甚君子以爲此不足以盡公也夫百行莫先乎孝孝莫大乎事之以禮今年春公之母徐太夫人來自汾陽先期公飾其程車設容蓋駕騏驎躬執轡而迎於郊既入希鞞鞠脰且脯自上食於是公之客習聞其內行甚謹將以是秋太夫人設悅之辰相率前爲壽某等則宗人也宜一言以贊衆賓輒用屬諸偉業曰吾子通達往代之典訓而號能言敢唯子也請余遜謝固陋弗獲則從而爲之辭曰昔者先王選建親賢以蕃屏王室既繼體其子弟又推而及諸昏媾甥舅恩禮有加焉所以聯肺腑樹腹心也惟我國家剖符定功封親王以鎮撫南夏其尊寵人臣莫比獨太原王氏於親爲睦揆厥所自蓋王氏之先公同官爲寮在軍中用氣誼相推重比王貴而公先以封疆著忠節王是以惠顧前人之好而施及其子孫申以昏媾厚其湯沐嗟乎先王親親仁厚之道余蓋未之見也上下數百年其有結平生之分定骨肉之親分之以寵祿被之以文章和之以聲音鎮之以彝器如王氏之所遺者乎雖然家門當茶苦之日藐諸在襁褓之中微太夫人辛勤黽勉鞠育教誨則不足以及此是舉也王爲遣萬里之使奉咫尺之書家丞發嘉幣廐人出良馬既具而後

命之於庭及郊張幕告至執庭實以將命魚軒重錦玉笋瑤瓊載以筐篚列諸兩階主人曲躬罄折入以告太夫人立於房中使人及階再拜史讀書家老展幣太夫人受之俠拜遂入主人肅使者而退饗之日外賓席於堂內賓席於室薦以房烝折俎佐以餽羹加豆其用玉則璧羨肉好溫潤清越有夏后氏之璜魯侯之雙琥焉其陪鼎則雲螭雷紋丹青斑駁有商癸父之尊周孟姜之敦焉其陳圖則縹緗玉軸摹寫裝褉有唐昭陵之遺蹟宋御府之秘本焉爵行樂作歌鐘二肆簫管備舉魚龍曼衍之戲迭奏而遞進君子觀之歎曰美哉何其備物而多儀也世衰俗敝東修之問不行於境中滄澗之珍或闕於堂上卿士大夫嘉好燕飲之不講蓋已久矣詩有之曰我有旨酒亦有嘉穀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又曰魯侯燕喜合妻壽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王氏之宴取其彰王之賜揚母之德而貽子孫無疆之休也先王制禮因時世而爲之節文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抑吾聞之禮者所以崇退讓弘止足也自古世祿之家鮮不怙其勢位以公才地托屬王家上可以筦樞機次可以奉帷幄乃優游不進者二十年於茲矣風流爛雅舉止如儒生世之赫然要近者視之漠如非其好也家居盛

治風亭月榭嘗具數百人之饌扁舟過江載其圖書萬卷清商兩郡修承
平王孫之樂天下聞而慕之母夫人追念先公生長艱難與兵終始不及
見其家富貴喟然於車馬威儀之盛以爲吾提三尺之孤以入關竊不自
料賴朝廷厚德克有今日吾母子善自抑損庶不負國家推恩 藩
邸施寵綏以垂諸永久賓客聞之咸謂我公之賢皆其母有以成之也昔
晉京陵公王渾之子濟以中書郎備戚屬逸才俊爽負盛名史稱其母鍾
夫人珍賢明有法度不恃其貴陵人夫公侯鉅室婦儀母德子孫當奉爲
永式歷觀載籍繩繩弗替孰有踰於王氏者乎即吾州兩王出宰相名公
卿之後舊德博聞多識其先世故實若長安公之事其母者此誠一門之
光輝而傳紀所不得而畧也余老史官也旣聞公之賢又知兩先生爲可
信故備而書之以著王氏一代之家法是爲序

吳孺人五十壽序

余門人王周臣旣官中書舍人用 覃恩封其母吳太君爲孺人而謂余
曰先生知挺之爲此官乎凡以爲吾母也吾父自神宗皇帝以來拜聖書
之命有五而吾母以例不及封吾父謂吾母曰此以待爾子今 國家新

造 皇上於舊京嗣位推恩羣臣甚盛典也挺不以此時邀一命之賞其
謂吾母何於是周臣奉 命歸里拜其尊人奉常公於堂下而太君受珩
璜禕翟之錫里人以爲榮又五年孺人五十周臣乞子言爲壽蓋子交於
太原者兩世矣奉常治家四十年婚宦祠葬大小畢舉中外宗親無間言
僅指千人躒縮奉成法主人左顧而咳則不時之需糯醪槃勺應手立辦
其整且密如此又自以其間治園圃好書畫請謝賓客跌宕文史見者驚
焉旣而問之此固奉常之才抑亦吳孺人之助也自奉常服官奉使孺人
未嘗不從雞鳴盥頰呼役夫戒行李奉常不知有辦嚴也奉常有子子七
女孺人撫異出之子衣服供用必使與吾子同諸女輒厚其裝送以爲之
嫁不以累奉常奉常燕處甚嚴子弟或小過面加譙讓孺人視顏色婉轉
之輒解卽婢僕亦多所寬貸一家之人咸歸心焉其以覃恩封也猶抑然
自下曰吾佐遼於王氏二十年矣今以子貴得見文肅相公之廟雖然詎
敢當尊乎退而與諸姊齒未嘗稍以自異則豈非恭勤慈惠賢明識大體
者哉太原自相國朱夫人後奉常生母周宜人及孺人其婦德最爲可紀
宜人當縵山旣沒家祚中微扶其子於危疑艱危之中其拮据也似難孺

人值門緒再昌諸子鼎立相其夫於精明綜覈之時其調劑也似易然奉
常仕宦通顯宜人優游晚福而周臣自中書一命旋徂亂離措招緜役其
爲母夫人憂者多矣卒能從容罄畫維持門戶以此知孺人雖易而尤難
也子因周臣之請不敢貌言以夸迺質舉平日所聞俾周臣還壽其親也
如此

錢母譚太君六十序

吾郡與浙之禾中爲比境其世家舊族燕饗慶勞之禮相接也庚戌之春
正月禾有又鶴亦駁兩錢君爲其母夫人譚太君六十壽太君者登萊道
監軍贈太僕凡同先生之女孫而明經閻仲之長女閻仲太僕之仲子也
其歸於錢爲松溪令孚于公之冢婦而孝廉雍仲之元配錢與譚旣邑之
望姓而夫人以貞慎專一之操婉嫕莊靜之德辛勤黽勉者三十年用能
持其家教其子而又鶴亦駁方以文行有聲於時自其邑之人無大小莫
不賢之於是兩錢君謀於父榜之執友曰平湖倪公伯屏母黨之懿戚曰
同里黃公觀只以祝嘏之辭爲請伯屏之言曰子之舉於鄉也同年生雍
仲爲少子益叨一第雍仲齋志以歿天下聞而惜之子之坎壈末路深以

弗從雍仲爲不幸而錢氏獲保其家以趾美於後人則嫂夫人力也雍仲
爲不亡矣夫女子而節也難女子之節經滄桑兵火爲尤難此有事於史
者所當紀也其節可書也觀只之言曰我宗與錢氏譚氏世通婚姻先給
諫之女乃某之姑歸於松溪公而生雍仲雍仲又與余同娶於譚爲中表
爲僚壻其悉夫人之內行加詳先姑性嚴願嘗語余雍仲雖亡賴孤養以
扶持將順吾以此知夫人之爲婦也閻仲公於余爲外父行今夫婦八十
無恙而洗腆甘旨兩甥實分其勞吾以此知夫人之爲女也此其孝可書
也余曰是則然矣抑太君之爲孝若節者有本焉蓋嘗反覆於懷宗端皇
帝之初紀方大愍始拔羣邪黨據莫肯正言其辜有從草莽中伏闕上書
歷數璫十大罪且顯詆在位媿阿爲失職則浙西太學錢生卽松溪公也
踵松溪而起者遂巡數百奏獨松溪言於主上孤立官府危疑之日自宰
執臺諫左右近侍諸司皆奄私人所布置思剗刃一二言者以拄天下之
口松溪一疏實首中其陰伏其不爲陳東續者厘耳至今言之心悸然則
錢氏之保門戶長子孫希鞬鞠臚上壽於此堂者微君父神聖不及此又
鶴兄弟可不思其故乎或曰艱難時布衣上封事往往授中朝官松溪沿

嘗謂得一令以去有子而貴又中道奪之謂天道何哉余曰是不然夫松溪之正直其得官不得官非所計也以彼父子天性忠孝使雍仲而在目擊淪胥板蕩有不搯擊流涕棄妻孥而弗顧者乎天之奪雍仲者正所以全之俾太君得以提攜孤稚於家門零落之中兩錢君終能光啟宗祧於身名發聞之後傳曰天道遠未可以目睫測也且夫消息盈虛古今常理吾不暇遠論請卽譚氏觀之太僕之在登萊焦心極力拄島帥定譚兵卒以勤其官而身殞有子六人虞衡早貴禮部用五經得舉則已遭逢末造崎嶇奔走沒於兵間間仲在兄弟之中可謂不遇矣而優游晚福顧乃過之然則雍仲留其不盡以俟諸子孫正未有艾也太君之所得不既多乎夫太僕起家賢書第一而伯屏觀只先後首冠浙闈以科名相亞者也宿老耆德其見聞言詞皆可信浙西之文獻徵焉今以故舊嫺姪爲太君壽而固以屬余余忝聲氣於雍仲而早歲曾一識松溪於譚氏則太僕諸子仕路所定交也故不辭而壽太君屏棄尋常祝釐之詞而標舉其大節庶幾太君聞之曰是人也熟於近代之史必能紀吾家之事而圖其傳則錢氏譚氏之子姓足以告成茲讌而余亦可無負於兩公之請也已

趙母張太夫人六十序

御史大夫趙公膺 天子再命將大用而其子孝廉君奉母張夫人居於維揚之邸舍今年夏孝廉爲書而乞言於當世曰吾母壽且六十矣古有言備物致養非孝也顯親揚名乃孝也願某幸厠賢書齟齬未遇安所得壽吾母乎惟是名公鉅儒鳩茲內德而賜之一言以垂金石則其壽也無窮不庸愈於顯且揚耶余嘉孝廉之意竊以爲孝而有禮也且余與趙公後先出 李太虛夫子門下往來嚮慕故知夫人事尤詳夫人出自名門爲父母所奇愛常拍額曰是兒殊慧必得一讀書出頭地者已而果歸於公公方食貧卒業羅湘間而家有踐更胥吏臨門而瞋夫人上勞姑嫜下完絲役翁曰新婦良苦矣而夫人顧自若也則公之無內顧恐而覃精以成其學者夫人也湘南地鹵濕而俗樸愿亡它修息公自爲博士弟子爲名孝廉前後十有六年廩廩飭廉隅家益落常糊其口於四方夫人爲挫鉞治繹烹魚炙肉奉高堂辦游棗則公之不貽親憂而藉甚以成其名者夫人也公起家武定旋避外艱夫人飯舍祖免以身代公人無間然及起補趙州流氛孔肆公單騎之官仰天吁嘻曰吾安忍離吾母乎夫人進曰

妾任也母何患遂戒舟楫沂江漢涉淮濟及抵屏舍母子如初已申酉變
起虺牙虎吻驚濤狂熒瀕危無恙則公之能全其孝以保其身者夫人也
公既宦燕都批鱗抗疏事最奇偉幾蹈不測而驟躋副相禍福倚伏夫人
則無幾微見於顏面孝廉客漳閩有留滯周南之感夫人千里移書備極
勸誠不刺刺作兒女子態則公之能立其節以教其後人者夫人也凡此
約畧孝廉君所述而合余傳聞者如此余觀近世有外矯名節內執狐疑
言不盡其懷貌不副其欲媼阿軟密希圖寵利高官大俸如衣裹弓弭之
不能暫捨因是嬉於家驕於室者比比然也以視疆直自遂舉不避親利
害進退置若度外而內無忤色相視泊如者不且霄壤哉今趙公危言直
節烜赫人耳目顧以審伉故休沐暫免而 天子思之隨賜環召孝廉以
英才博學有稱於時不久役大其業亦豈必與世庸庸多福保無蹉跌者
同類而稱耶在夫人笄珈偕老黃髮兒齒雖風波震蕩之後轉徙流寓之
中而孝廉方致九曲之木蘭種蕃蘆之瓊樹和江都金帶之羹採璧湖白
雪之藕蕪城燈火平山詩酒皆以娛母夫人而進一觴焉則何必星沙雲
母浮巨丹砂爲足以壽而故鄉之是樂也耶禮有之樂其心不違其志孝

廉又奚必嗾嗾爲此可書而賀以歸之也遂爲序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八終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九

文集十七

記一

舊學庵記

余梅村西偏有地數弓蓋廢屋之趾予斥而宮之繕以土垣而築屋三楹名之曰舊學庵庵成而圖史之所藏講論之所集朝夕宴處賓游往來皆於是乎在客有過予者曰子之名是庵也其爲舊學之臣歟予應之曰唯唯否否夫古所謂舊學者經術深厚行清而能高爲天子顧問之臣足以輔道德長教化如是庶乎其可也若予者嚮以庸虛早忝朝列曾不以此時有所論建裨益萬分今編蓬窮巷之中伏匿窮蹙退與後生小儒掇拾舊聞然則吾之於學其初肄業及之耶未也而敢以名吾庵歟客曰子以文章受知於先皇帝輔導太子起居兩宮爲臣子而欲辭誰其可者余曰若所言者仕也吾所言者學也如以仕而已當先皇帝方嚮經學開文華召一二通博正直之儒虛已禮下之甚而執政大臣勿善也中之以事輒罷去其在位者率篤瘵疲曳使數人扶持痾僕入省門居庭中惛惛不辨

上或問掌故則左右還視涕唾流沫叩頭不起而顧號爲馴謹備老成俾
主上敬而不急以儒生爲無用卽當事者稱任使矣斯可謂之舊學歟非
歟余因是發憤謝病將閉戶不出讀書十年不幸國家變亂顛沛誦辱欲
如向日之老充位備官不可得矣敢以放廢遺佚虛竊此名於田野間哉
雖然吾聞之君子之爲學也於國家禮樂所繇生刑政所自出苟涉其條
流而探其損益雖窮巖之賤吾得而論著之況其所躬遇者乎雖百世之
遠吾得而細釋之況其所親見者乎今以余之坎廝佗僚休息乎此庵也
每發書陳篋伏而讀之其於朝廟典章之盛未嘗不思周旋進反疇昔肅
恭而將事也其於君臣誡勵之語未嘗不思諮諏出納疇昔艱難而訓告
也若夫盛衰興廢天道人事之間則又輟卷廢書太息而流涕凡吾之倦
倦於此者非苟彊記博誦爲當世取悅云爾庶幾發揚先朝之盛德用少
裨具官之所不稱如是雖以謂之舊學可也且吾之於學雖不自暇逸而
疾病憂患恐其弗底於成將使後之子弟讀吾書者仰觀堂構夫孰非
國家之恩澤以有此廬哉故書其事以貽後之人俾令知吾志焉戊子八
月吳偉業記

歸村躬耕記

吾友王煙客太常治西田於歸涇之上歸涇者去城西十有二里或曰先
有歸姓者居焉或曰以其沿吳塘而北可歸也故名之煙客自號歸村老
農築農慶堂以居而以告其友人曰吾年六十蓋已老矣將躬耕乎此聞
者疑之曰古之爲耕者以其有耕者之樂也土膏陸海畝乃一鍾芍陂白
渠灌及萬頃故有築隄作塘開田引瀆役使數千家此美田上腴者之樂
也若夫陸渾山中褒斜谷口平疇廣野反出于孤峰疊嶂之顛屏棄世事
隔絕人代架絕壑以立屋焚深林而糞田此高山窮谷者之樂也今吾州
僻陋海濱陂渠湮廢曷鹵沈斥沮洳汚萊歲頻不登賦以日急居此土者
亦何樂乎有耕煙客自奉常謝政幅巾里門有城中賜第以安起居有近
郊別墅以娛杖屨圖書足以供朝夕之玩賓客足以接談笑之歡又何必
去城市舍園圃謝朋舊以樂此躬耕爲也煙客曰不然此田是先朝賜祿
之所遺也是先相國文肅所以貽子孫也往者神廟之世海內又安生民
不見兵火江以南大臣之致政家居者美田宅盛邸舍厚自奉養而吾祖
惟得海濱寢丘之地以供饋粥蕭閒杜門不知家人生計性愛田野嗜花

藥開種竹之圃於東郊築藝菊之亭於北郭而猶患過客之跡我也晚歲
璽書存問郡邑大夫執板而賀謁者車填馬咽而我祖命小舟攜短策
道遙於南陌東阡遇者不知爲三公也卽今三十餘年而章相之莊籬落
猶存陸生之田桑麻如故舊老遺民尙有過而歎息者吾爲人子孫忍使
弗而不治乎且吾受前人餘澤奉車省闕陪祀陵園以及親郊視學大闢
籍田無不具簪笏以從已而持節銜命渡錢塘入豫章涉沅湘踰閩嶠足
跡幾半天下世故流離衰遲頹暮猶得守先疇之畝畝以送餘齒退而與
田夫野叟談昇平之遺事敘平生之舊遊不亦幸歟雖其土之瘠而賦之
繁吾猶將樂而安之若夫歌舞陸博通飲食侈遊觀下至逐什一之利競
錐刀之末者吾之所不能爲也梅村吳偉業聞之曰不忘先朝忠也追述
祖德禮也保素節而出流俗義也其爲躬耕也大且備矣是不可以不記

海市記

余常之中州與吾友張石平相見於大梁大梁爲天下饒其城郭險以固
宮觀崇以峻士女之所雜沓車馬之所輻輳五方百貨羅布而錯列迺置
酒登繁臺北望黃河從天來風橫倒注洶洶乎奔伊闕以走龍門豈不壯

哉別去十餘年石平官兩浙觀察余訪之湖上握手話舊事歎息久之酒
酣耳熱石平曰子迺言大梁哉予過鹽官觀海市矣姑登樓望海見海中
有浮圖長三十似白雲滄滄從之初謂絕島所未有之奇也已而石塘闊
沸鹽官人皆走且呼曰海市矣海市矣未幾赤壁轟起嵒城剝落若堵牆
少間色變白危樓數十間湧出其際窗櫺玲瓏金碧如畫忽蒼煙飛來複
閣盡沒而修竹萬叢松柏槎枒層城睥睨橫亘異狀煙盡樓杳漸出頓還
舊觀迺有長橋出于水上隱隱歷歷車馬無聲樓船旗幟似有人隊介而
立其餘若鼎者錯者幡蓋者盤盃杯鎗者目之所接手之所指者蓋不可
勝數矣而又儼忽盡矣石平之述海市如此嗟乎黃河決汴城陷疇昔之
游所登臨而肆眺者盡蕩爲洪流堙爲魚鼈迺東海巨浸中願有宮闕城
市舟車百物儼然一都會焉嘻此不可解也余與石平復相視笑遂援筆
爲之記

聖恩寺藏經閣記

吾吳天壽聖恩禪寺繇山門拾級而登仰見傑閣聳於虛空剖石大和尙
所構以奉一大部藏者也其地踞鄧尉之半層巖拔起支龍蜿蜒雕楹文

礎挿入崖腹前瞰具區停泓萬狀遠則洞庭兩峯近則法華漁洋諸勝若
拱而揖或環而抱其下則秀樾千雲修篁漏日法花忍草苗長續紛怖鶴
馴禽飛翔匝繞信兜率之鉅觀般若之勝境矣先是萬峰蔚公當皇覺現
身之初受聖恩開山之寄弟子智璿等傳衣主席瓊函貝葉結集流通尊
奉之地卽今毘盧遮那閣是已歲月旣往龍象中衰千箱秘帙化作飛塵
萬衆名區鞠爲灌莽於是三峯老人杖錫飛來剪剔葳蕤經營宏敞庶事
草創未盡云爲剖公親承記蒞進補其處時節因緣細素瞻仰信施填委
無廢不興梵夾竺墳缺焉未備會有峩眉道者裝成南藏道梗西川因其
方便之功申我殷勤之請遂移法寶作鎮山門方當牛首巖退瓦宮霧塞
未踰旬朔便接烽煙獨此經早昇精藍不罹劫火咸以爲修多羅藏有天
龍神鬼百萬護持和尙福德感孚不脛而至四衆頂禮罔不欣欣願其時
闕猶未之建也蓋毘盧閣雖經修葺業以供養諸佛結制生徒將謀改卜
高原另圖嚴奉吾母朱太夫人專心在道入山禮足躬覩勝因發願弘施
聞者羣集監院濟上等迺相材運甓練日鳩工經始於癸巳之仲冬告竣
於甲午之季臘列楹三間廣筵九丈深如其廣之數崇殺其深之一翼翼

嚴嚴若化若湧就中臻釋迦藥師彌陀三像慈容眸益纓絡交加其旁則
方甌長龕東西森向瓊籤玉軸充似琳琅經律論藏部分櫛比共有五千
四百餘卷和尙以丁酉之夏六十初度諸山老宿爲禮華嚴尊經者五十
三衆皆安單于閣下規重矩疊衣袂肅然清淨道場得未曾有和尙曰是
閣之成所以揚祖風示學者不可以無記廼屬偉業爲之偉業合掌而白
師言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二分教利益衆生達摩以拈花微笑之旨不
立文字而見性成佛蓋慮世人教相紛拏欲以掃除支蔓非謂鹿野苑拔
提河金口所宣一切空之也古德相承共弘斯義後來門庭太甚諍論滋
多或執教以議禪或竊禪而掃教識者憂焉今和尙從拈錫豎拂之中搜
揚真典孳孳不倦於以撈籠今古震歷諸方豈不盛哉且成壞相仍世相
如是以萬峯之聖皇授記設法名山猶不免講席榛蕪勞後人之修復然
則貞珉之有鏡也其可已乎是經也出於干戈俶擾之際懂而獲存百世
而下知其孔艱是續是述俾勿隕墮皆記事之辭所不得而畧焉者也爲
之頌曰

世尊天人師普說無上道傳譯至震旦是名修多羅毘尼阿毘曇不可得

思議鄧尉古道場衆山盡環遶有一善知識親遇金輪王手持玉庫經開
演一大藏百年化宮壞乘願乃再來吼若獅子威直標正法眼臨濟大宗
旨文字本不留方便利衆生何所不融攝但能去纏縛不落義解門卽此
文句身足證圓滿智如來廣長舌入萬四千言於一卷卷中各滴醍醐味
於一字字內各貯摩尼珠護法天龍神呵衛在左右以此刀兵難未劫不
得侵將我貝多羅移入清淨界寶閣轟天起廣望千繇旬洞庭七十峯卽
爲耆闍崛震澤五百里卽爲阿耨池無量妙高臺變現彈指頃當知向上
著不得于有爲觀像生敬心藉彼莊嚴力諸佛所說法億萬恒河沙究竟
歸虛空本來無一字見道不見山何處復有閻見心不見佛何處復有經
乃至法界中草木禽鳥等飛鳴與開落若以慧眼觀無非是經者經如紅
日輪旋繞須彌山照一四天下經如香水海舟航到彼岸湧出青蓮花頭
目與腦髓有人乞施捨無怖亦無愛此經當護持能續慧命故珊瑚與瑪
瑙高過蘇迷巔瓦礫了不異此經當寶惜能種福田故用此告來者常生
難遇想薰心與注耳歷劫乃不磨我今作此辭毫端見如來刻之靈鷲峯
永永示無極

瑞光禪寺碑陰記 并頌

瑞光禪寺碑者吾吳宮尹姚文毅公爲竺璠上人所刻辭也文毅偕相國
文文肅公大弘佛事而寺塔放光震耀遠邇於是供塔燃燈而太湖漁人
視塔影落處晨晝暮綸投輒罔獲夫世人止以放生作佛事故有縱簡子
之鵲捨孔愉之龜以求福田利益而豈知佛光所及皆有天龍鬼神保護
衆生以相利濟夫以一培之功若此況我佛於忉利天宮建無量法幢之
寶光明遍滿恒河沙世界其于刀兵水火諸劫慈憫救度不知紀極文肅
文毅兩公道濟天下彼豈沾沾焉於太湖漁人爭網罟之生命哉誠有見
於佛法之廣大而憫末運空壞劫灰將燃非是不足以救之也自兩公沒
後萬化變滅塔光旣息象教亦墮素孚上人爲竺公上足任持負荷興起
其事而屬偉業書於文毅碑陰因係之頌曰

瑞光之興始吳大帝赤烏紀年康僧舍利迭有盛衰至于元豐有宋禪師
圓照本公慧日重開法雲四照再啟鴻基力弘大道浮圖莊嚴放大光明
爲多寶塔爲王化城大同寺災崑崙山火世尊塵埃誰救諸苦我明之興
馭世金輪救書賜建親下德音二百餘年得文相國宮尹姚公同修戒律

有竺上人廣集眾因樓開白玉地布黃金寶印當宵神珠出掌乃見塔光
緇庶共仰非虹非蜺非煙非雲細縷定水布瀟香林二龍蜿蜒石佛示相
道樹交枝戒月對望長者施鐘僊人練火千層普照燃燈佛所一燈一佛
什迦分身大度濕生震澤之濱網罟莫獲漁師夜泣老僧難辨神魚得失
七十二峯若恒河沙浮般若鏡開優曇花大道慈悲作清淨觀如燈取影
卽心成岸求魚不得得妙善果投竿稽首歸於佛土四大海水人魚同游
彼網罟刳此刀兵憂刀兵刳起塔光亦止佛不能救人魚同死素上人者
竺公子孫代佛慈憫聽塔鈴聲歲更一紀此光當復但崇佛事眾生受福
凡此眾生兵燹百城如魚漏網命懸釜鬻頭目腦髓皆非吾有胡惜外命
積金如斗佛云放生得長壽報況此燈光陰畢照仰視塔光如見兩公
乘願再來在佛光中善信皈依合掌喜捨視此刻辭以告來者

重修太倉州城隍廟碑記

太倉之爲州也在弘治九年而廟始於二年其未爲州也則爲崑山州城
隍祠崑山州之祀城隍始於此乎曰非也改也烏乎改崑山州治在今太
倉衛基泰定甲子始卽州之前立廟其後州治遷而廟之祀如故也今廟

則爲元時朱清所建東嶽行宮孝皇在御詔毀天下淫祠知崑山事楊侯
甫以舊廟湫塵痺陋不稱於明神廼卽行宮改焉迄今二百餘年矣歲在
甲戌爲崇禎七年廟之正殿災民用震動弗甯爰因舊址是荒是度棧主
之壇妥像之室芥而不斲望而不華浸尋乎故觀矣刺史昌平陳公來泣
是邦每有事於神黍稷馨香靈貺昭格而以重雷之下反宇不立中唐之
丙寶祚未周體薦牲牢升歌象舞皆雜沓乎軒楹欄楯之內以更衣則無
其署以登降則無其階甚非所以肅恭將事虔奉神明之意也於是闢殿
之南楹創爲前軒高其竊窟廣其階除而丹青塗墍之華棊構垣墉之美
始煥然其畢備道士金某實董其役乃進而請偉業曰是不可無記且廟
頌以公占復除未有刻文願并勒諸碑偉業再拜稽首爲之記曰竊觀城
隍一祀甚有合於古之社祭禮自天子諸侯以下皆得立社今之郡縣卽
古之諸侯國社之制其所當立社之祭也山林川澤罔有勿從而城隍不
闕焉則又何也傳有之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又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
以爲池記曰秦城百二斬華以爲城因河以爲津而祀華于華州祀河于
臨晉彼豈徒以名山大川能出雲雨而致其所報良以建方立國有設險

之助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古者封疆之界山谿之險皆所以域民保境而後世專藉城郭池隍以爲固然則城隍之祠其卽山林川澤之祀而推焉者也明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重定嶽鎮海濱各依山水本稱而城隍神號改正題木主去肖像焉四年特敕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禮於社有配食祝融勾龍皆得侑享主祭者其配食之意歟然則以泰厲之壇爲掃地之祭脩明配食而深有當于國社在令典祀城隍最爲近古雖百世不易可也太倉神祠初屬崑山雖馮翊近地不得視和滁二州故不稱王稱侯而博土肖像猶存初制二百年來祈水旱禳疾病靈蹟輝赫具在州乘中邇者江南兵燹破城亡邑無慮數十而太倉獨完且海波不揚餘艘戰艦不得進泊於內地而金鼓之聲不作如有神靈呵護之者此所謂有功烈于民者耶抑又聞之春秋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魯之衰也占在雉門陳之災也驗于鶉火社稷壇墮所以立國而立冥同祿爲之除舊布新此必神之仁愛斯民懼其罹于兵火而示之警誡也今廟焚而復復十餘年

重修陳侯敬其神以及其民風雨以時物無疵癘神罔怨恫生民以和可謂崇德報功垂貽蠻於無窮也已不亦休哉係之以歌曰出天門兮九衢凌渤澥兮姑餘揚霓旌兮曳魚鬚左驂蒼麟兮右秣神駒聲駉隱兮雲車心攬轡兮躊躇天地塹蹟兮九州爲墟嗟生民兮安居捐螭魅兮射虎驅豐隆扶穀兮列缺以趨莫此邦兮華胥田有稻兮水有魚雲巖嶢兮甘露載濡坎其擊鼓兮吹笙竽進桂酒兮獻椒糝通權火兮高煙俱錫蕃釐兮神冥娛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九終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

文集十八

記二

講德書院記

國家受天顯命丕冒九有重惟江南經賦奧區保釐得人實資材傑爰疇
咨卿士妙選盈廷之俊而我蒲州韓公特膺簡畀以來敷惠澤於茲土其
職任甚鉅先是江南通額未登令下鈎考而中吳初議駐兵 天子之命
公若曰方事之殷所亟兵賦良出於不獲已閔念吾民疲瘵其悉乃心懷
柔輯和俾克全濟公拜命蒞飭惟謹越視事再朞有 詔蠲十五年以前
舊賦又三閱月撤姑蘇駐防之兵還京師公奉揚德音送往勞來細大畢
協吳民歡忻鳧藻拜首和門者日累萬人公推讓不居曰此 朝廷如天
之賜撫臣何力之有父老懷不克展退而謀於諸生某等曰其何以報公
哉唯卽湖山縮轂之區創爲講院歲時嘉會來游來觀黃髮鯁齒循階及
序相與論說尊君事上之禮庶無負公之教育亦公所以仰答 朝廷之
盛心也偉業忝荷併曠樂聞斯舉爰從諸父老後拱揖而言曰吾吳通都

望國被海帶湖田有肥瘠涓鹵民有愿巧柔鬻議曹書佐人競錐刀隄正
閭師工爲螟蟻豆區金鍾收不中算更繇賦調輸或溢程文簿牛毛奇羨
銖兩先負未集來遺摠至下雖累入吏固弗除非甚簡括曷緜不誠於理
軍府之立也無崇山廣澤雉堞麋鹿之區以供射獵無林麓洲渚灌漑荏
莢之產以給薪樵無魚鹽鐵冶絲績梓漆之利以澹軍實地瘠而隘人稠
以麗主客狎處愚黠異數一以爲網罟一以爲窟宅民是用重困吾公有
憂之其始至也勸力田務東作數疆潦置町防申版圖息姦詭贖鰥寡戢
豪右乃進其耆老而告焉曰逋爾蠲曰役爾均曰訟爾平曰荒爾恤天
子命我弛征已責爾其量入修賦毋缺於租挈以負詔條天子命我
赦過肆青爾其力農愷行毋詭於闕評以麗撻罰黃綬以下數效矯虔我
其爲爾案劾之掾史之屬貪恣放橫我其爲爾珍藏之旣而曰設兵所以
衛民也備備委積必疎必克脯資餼奉告豐告備夫乃可以肅軍制則又
曰保民所以養兵也候奄致訓芻蕘不淫耆夫設柝鼓柝時警夫乃可以
帖民生於斯時也公之威德流聞巡迴鯨鯢收迹光于有截廷議戢矢
繫弓帥歸朝請士還卒伍惟是三軍啟行匪屢糗糧繫公是賴公乃收合

餘艘傳飭津吏庶人一葦勿得苛留浹辰之間我編雲集赤泥連檣假諸
鄰境黃頭鼓柁雇以官錢無不銜尾叩舷穢於水涘供張如法辦嚴有期
大會射堂勞饗加禮已而便時出舍飲餞都亭介駟干羣革車百乘門不
擊互路絕囂呼屬城厨傳載燧先驅隸人牧圍陳芻置頓綿繡維之烝徒
引筮爲粥於路役夫其休民於是乎爰居爰處爰笑爰語旣安旣樂或等
或歌始吳之人抱布貿絲見奪於市畜雞種黍被掠於鄙一童鞭驅斑白
負擔扶而大詢呼聲磬磬與屠爭言飲羊無直椎破盧罌酒流溝中始吳
之人投術怨家告緇惡子搔瓜漚麻戟手致死負旣帶鈴突入搜宰斧斬
門闕掉頭以去始吳之人倅馬就草騰入良苗敦巨廩山其顛濯濯櫟社
弗享鳥亡其巢提旄挈倪負牆而號今也門唐个寢由公而復糞除宗祧
塗墜垣屋父兄閭黨由公而親肥牡旨酒進釀西鄰田疇禾黍公爲膏雨
斥彼蝗蝻穀我士女關梁塗術公爲安車踰度險阻卽此康衢民如棄嬰
亡子匍匐失路公也父母提攜乳哺民如拘瘦疴痢搔把塵垢公也俞跗
洗沐營救膺膺其原响响其隰山靄而青水環而碧陂塘煙火庶物蕃殖
我行於野以嬉以敖魚泳禽飛卉天木喬誰將風謠被之管簫誰剪蓬蒿

望其羽旌乃取厲鍛乃勤畚揭乃陶甌璧乃施樸斲圻人改塗工師度木
三筵六尋講堂夏屋絃頌之館羽籥之房歌詩習禮矜佩鏘鏘棨戟雅儀
讀法亮章忠順事長式訓無忘春秋都試嚴鼓在室熊旗豹侯張帷置菴
負弩抱蘭持幢夾戟從公至止孔武有力厥初相國命世作輔改吏諸生
熟於掌故謂公其來賴天之祐國計民瘼討求有素公今政成著於旗常
允文允武令聞令望 帝鑒其忠修我紀綱賜金進秩殿此大邦岳牧屏
虞維舜之哲周宗燕喜吉甫陳力公在南國克釐庶績告於有衆小心翼
翼再拜稽首歸 上之德偉業以爲是舉也道合於忠孝和於人民宜攸
貞珉刻茲令猷垂示來禩俾勿壞故不可以無記

贈監察御史漢陽顧公開明祠堂記

山東道御史漢陽顧公如華字西巖以 國恩贈其父開明先生諱應歷
如其官漢陽之人相與追表其懿行而俎豆之學宮矣又明年西巖奉使
吳中將歸而立廟於家修其敬宗收族之禮而麗牲之石不可無辭爰以
命之偉業曰吾先世故吳徙也練塘之上隴訪求之不可復識豈無懿德
蘇當時鮮大書深刻以著之故世遠而莫之能考也今漢陽之顧占名數

於漢川已近百年吾子孫賴先人之名德以膺休命苟不表其所自鏡諸
樂石俾歲時烝常有所觀感其何以告司祐而示來禩俾勿斁偉業受其
請而書之曰古者自諸侯以降卿大夫以及於士皆有田以供祀享牲牢
邊豆歌鐘羽舞事爲之節文而定其度數其無廟者不過庶人祭於其寢
而已自井賦采地之制不行雖貴爲公卿不立廟以祀其祖父者固已多
矣夫顧公亦猶行古之道也禮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始祖之廟而三始
祖謂別子之始受爵者此在三世之後其子孫迫而本之者也今顧氏以
御史始貴而公首追封然則始受爵未有踰乎公者也可得云先禩後祖
而必遠求之高圍亞圍也哉禮曰支子不祭法當爲宗子立廟大夫供其
牲物以從俾宗子主其事祝嘏之詞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此禮
之嘗也開明先生有三子伯如芝仲如蘭而西巖其季也西巖爲余言先
生下帷講授則長君爲之都講率諸弟以孝友有鄒魯之遺風自仲氏先
亡流離世故渴而葬先生於祖墓仰見烽火燭天嘗懼祖宗之禋祀遂墜
於地比家門通顯爲其先人立廟而伯兄已不及待矣每春秋時享執篋
釋爵嗚咽而將事此仁人孝子之用心所謂禮之變而得其正者也又何

疑焉先生於經史皆有論著其最嗜者蒙莊之學夫庚桑楚之居長壘山也其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庚桑楚聞而不釋然曰吾聞至人居環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于於賢人之間我其朽之人耶然則先生將據批塵垢乎當世之事又安在乎廟食之尊而必爲文以著之也余竊聞先生內行脩飭事兩尊人及其伯兄備極孝敬設義田以敦族死喪必收飢荒必恤又推其思以及里黨漢陽之人至今稱之彼其讀書行道厚自期待以有用於斯世既屢困鎖院感憤抑塞蒙莊之學殆有托而逃焉者爾夫士之蘊德抱義者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然則西巘處喪亂之後修其裘而降孝享其裨益於風教當何如耶余辱西巘之知追考公行事爲悉敢備著之於石而繫之以頌曰惟願之先出自吳系分族顯來赤烏練水靈異肇厥初中更播越譜牒亡百餘歲徙汎川居蜀江蜿蜒連湘平奕世載德生醕儒執經屢滿羅生徒誣厥賢肖稱丈夫纊衣駟馬登赫都攬轡蠶叢及魚鳧嶽嶽光氣騰諫書按行兩浙民俟蘇溯源願本常跼蹐箕裘慶澤追良謨立廟割牲薦清醑我將我享盥濯乎子孫宗老咸來俱授罍奠苾翼翼趨裳衣弁烏陟儼如鏡之

金石庶不渝

崇明平洋沙築海隄記

自古人臣勲在專征以勞定國者非特戰勝攻取已也無亦審地利準水形築隄防端徑術俾我制其勝彼失其險夫然後百世賴焉如是卽天吳陽侯支祈罔象沉玉刑牲無不允格況於趨功樂事之人乎雖然江淮河濟障遏時聞涇渭溜滙堰埭未改而獨于海難言之也豈以沃焦窮髮浩汗無垠非人力所得而施者哉吾吳郡東南漸海崇明踰絕津埃而爲域諸沙遷迤者七百里平洋直亘其南實舊縣也故隸揚州緣陲崩不常乃遷新邑屬之吳而分其地以爲鄙煙火聚落千有餘家界以小洪闊遠難理浙中勾章諸島對峙若聚碁置塊海師張帆捩柁踔絕萬里亡命出沒昇平時且以爲憂自逆氛大作鄭成功張名振鯨奔鱗噬連艦如雲嘗一關金焦兵至佚去旣歸狡謀再逞謂平洋沙外接滄溟內連港泊有深岸可以下杙有遺乘可以因糧圖根株窟穴于其中而亟肆以疲我朝議移蘇州大帥於其邑以禦之固壘嚴兵亦未有以靖也會關中梁公有克復宣雲之功分闡江左著威名於蕪湖采石換任宛陵於順治十一年再

被浙東之命未及行而大帥罷政鎮督府以公江湖忻代著有成績欲倚其才辦寇先用便宜俾之攝理八月之三日公渡海入其軍中申號令固封守甫十日而張名振以三千人犯堡鎮又十日以數萬人圍高橋洪土城公皆迎擊破之先後兩戰凡斬千有八百餘級生得二十餘人公謀知其恇擾將遁決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從小洪進兵身率步騎以火攻燒屯拔柵中軍李廷棟等蒙衝夾擊碎其五舟賊大潰走此平洋沙所繇復也公爲人沉勇有智畧在宣大之日馬上以鞭稍籌算能識其山川險易故所向有功其渡平洋也召諸將指示之曰從此去縣沙十五里常以潮之進退爲廣狹淺者於絕淖泥深者溇泓水潦馬過滴而駭人厲泚而艱我多留兵則不能少留兵則不足賊至發奔命赴之非長策也吾視其水勢非甚湍悍若下竹落捷石菑負薪捧土以填之卽小洪可塞長隄可成寇至不得突而我騎逞于康莊之衢矣亟條上與行省諸大臣商其事時督府馬公鳴珮中丞張公中元謂公所建于地方計甚深出俸金贖鍰相俸助而邑宰陳侯慎克佐其勞將吏諸生耆夫版尹詢謀僉同揆曰戒衆鼙鼓方集恍惚若有神教之者見練糝揚著水面如切繩墨軌循其迹用

賦厥功畚揭既下土纒而堅水迴而泆登登馮馮縮版斯就公喜曰天所贊也躬親爲植量高庠揣厚薄度遠邇計徒庸屬役賦丈已定而後授之有司與裨校曰庀汝而不在者且致其罰先是浙撫累檄趣公而堡鎮高橋洪二戰督府列上功次請必留公於江南有 詔報可明年春 天子命公以都督僉事充江南總兵官尋設水師一萬五千以屬之公仰思委任圖有以遂其前勞也在隄事不敢怠遑日營月畫築城以固屏障設戍以嚴徼巡列樹以表道途置亭以休逆旅凡可以左右于隄之功者次第修舉于是大陳兵卒五騎爲伍方駕齊轡自郊及牧以達于新隄邑之耆耄童孺來游來觀三里一休五里一頓無斷谿絕坂之艱無漸裝濡軌之苦皆驚顧歎喜以爲此造物者鞭山驅海以爲之非版築之所可及公殫思夫龍者實司溟渤効神靈不可莫之報也命作特廟以時祀享而隄之事畢潰于成是役也起於十一年甲午之臘月迄于十四年丁酉之二月其長也以里而裁其廣也以尋而度高則視廣而加贏焉薪芟土石抹築削屢之工十而居八垣墉飯壁繕完修除之工十而居二皆如公所料之素今督府郎公廷佐自中事以觀厥成共茲規畫乃分條其經始月日并

諸人之與有勞者以告竣於朝 璽書下所司褒寵焉偉業史臣也家近東海於是隄實有嘉賴故狗諸護軍及邑人之請爲文以記實示遠竊嘗聞古之爲將者防山竇澤墮高堙卑多有其人矣或決水以灌城淪于魚鼈或驅人以填塹視同沙蟲夫五行各有其官四瀆節宣其氣若挈餅口而壅之俾坻伏沈滯鬱堙不宣則潰溢從此而生災疹由是而作惟我梁公因土之宜順水之性從民之欲今隄成之後其塹耕爲沃壤荷鍾如雲固不止荏苒屏跡而已以此視彼其爲利害相去豈不遠哉自中原罹黃巾之害汴渠沸騰生民昏墊 本朝治河之績比隆宣房政平人和能使海若咸率其職東南黔首實受其賜昔人見河洛而念禹功顧周道而思文德此孰非 國家之福邀天之靈而我公大有造于茲土不可忘也公諱化鳳字禮源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人由順治三年進士歷今官偉業辱公之知敢備著其事而繫之頌曰

厥初吾人龍蛇爲伍既定震澤至於淮浦楚師夾漢越再五湖李斯刻石揚僕虎符山越未賓江湖或擾溟渤無波樓船莫討在晉之季孫盧乃獮滄瀆嚴烽祭洲舍戍渺矣一粟爲姚劉沙蒲贏之國龜鼉之家呀然深淵

鋸牙奮鬣我張其罟彼入其穴桓桓將軍鸚鵡置陣陷井奚逃蔓草務盡秦鞭叱石錢弩爭潮蛟龍畏鐵螭蝮成橋精衛空銜爰居大駭水由地中劍倚天外囊沙非智蹈冰亦危甯煩息壤豈假蘆灰渦口隄高灤津流淺白馬波平黃牛道遠士女婆娑是用作歌黍禾谷口楊柳江沈臺駘障澤召伯樹埭如坻如矢億載勿壞

湖州峴山九賢祠碑記 并頌

記曰凡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國故者若唐虞之有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自則自奠之無則合於鄰國此鄰國得祀其先賢所自始也月令以孟春禱祀山川及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漢元始四年舉此禮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然則二千石之重凡有功德於民者可無祀哉湖州地稱西吳自周歷漢爲侯國孫吳寶鼎中立爲吳興郡郡置廢不一其改名湖州則隋仁壽二年始也當南渡六朝士大夫之過江者樂其山川吳興遂爲大府王逸少羲之謝文靖安皆起家郡守逸少還會稽內史文靖至宰相柳文暢惲仕蕭梁加秘書監右衛將軍再爲吳守終於其官唐大歷十一年詔以顏真卿爲刺史遷刑部尙書封魯國公以忠死杜樊川

牧連爲黃池陸三州刺史其授湖州在會昌中以司勳員外郎乞外補也
宋孫莘老覺從諫院出知廣德軍熙甯四年十一月改湖州終御史中丞
蘇子瞻軾以翰林學士請外初判杭州改密又改徐元豐二年四月再移
湖州到官未三月罷王龜齡十朋紹興廷對第一乾道中以侍御史改吏
侍郎力辭請外任湖州先後凡歷四郡明陳筠塘幼學以萬歷三十二年
守湖州已去復留居六載遷副史以去此九賢之載在典冊次第可攷者
也峴山之有祠始於三賢三賢者有顏氏蘇氏王氏而他弗及峴山在襄
陽羊叔子所遺愛今巋然於碧浪浮玉之間者此名顯山攷諸掌故避唐
廟諱而改湖人之思太守者不啻叔子廼卽其地置祠樹之碑以彷彿襄
人之意祠歲久敝撓居人支金甌炊焉則以名賢之俎豆辱於屠沽庖滷
者有之矣 本朝康熙中廣陵吳公諱綺字園次由工部郎守此郡見而
歎曰祀以揭虔可若是其瀆耶亟命屬徒鳩工重作其事攷湖守之多賢
闕而未備乃下教詢咨得王逸少而下賢守有六合前匪之藏主定爲九
賢而書其官舍太守無位尊而有德斯士者乎曰此祠爲賢守而作不得
躋於其列禮也於是士庶歡欣戒期薦力築墉樹宇改簷易砥丹塗白盛

有翼有嚴未泮旬而祠成妥神之房合食之几罔不蠲潔都人士秋月之
望來游來觀進而言曰我公刻暴去慝遠績前人而庇吾民今又搜揚廢
墮克有此舉吾儕小人何可不昭所報相與謀作官而肖公像焉旣兩祠
儷美走望交集而峴山於是乎益勝越明年三月偉業於太守宗親爲睦
用兄弟來繼舊好宴於茲山爲賦甘棠園次再拜辭曰某不堪也誠得界
之一言願焜耀昔賢之令德以無忘景行某也實與有寵綏余乃不揣固
陋泚筆作頌爰紀湖人千百年之命祀其辭曰

右軍清鯁推遷仕進深源北伐憂時疆諍東土賑荒爲民請命省賦輕租
名高計聽龍矯鴻驚八法之聖垂之千年傾心萬乘進忤懷祖退諧支遁
棲遲名山服食養性 謝傳沉敏雅量高風放情巨壑驟致三公願命受
遺韜穆元功宣武窺鼎苻秦連烽功濟蒼生鎮物雍容經遠無競善讓克
終此邦去思西州是同播之絲竹東山故封 柳氏將家妙解談義文暢
好學多才多藝新詩斐然馬射無對尺牘素工圍碁尤最焦桐雅奏白蘋
高會感懷父曲清商別製茗水洋洋彈琴而治載其清靜終古弗替 魯
公正直書法堅凝活潑刻石忠孝收京弟兄死國家廟丹青射堂有碣抒

山有亭志和釣罷鴻漸詩成清風百世緬懷典刑白首抗節握爪如生神
仙髣髴重過山城 牧之少年才大卓犖記室風流司勳落拓戰論罪言
澤潞魏博措置失宜姑息勢弱苟用吾謀足掃河朔晚乞江湖登高有作
水嬉舊游政成民樂少陵稷契續彼家學 莘老素執左官再召廷諍故
人守正不撓爲郡作隄以扞水潦振廩勸分生民是造政劇才高賓朋燕
笑收拾殘碑築亭墨妙故相山中迴車慰勞向爭國事此全友道 子瞻
曠代致主時遭制策相才兄弟揮毫黜鄙執政新法青苗河決禦災湖隄
便漕草詔逐奸魑魅安逃簿書魚鳥謫仙道遙道場禪學碧浪詩豪嶺海
崎嶇衰白歸朝 龜齡對策晁董天人廷擊殿帥面折宰衡奏起老成決
策用兵苻離師潰鳴咷繁興正色抗言拂衣固爭移守三州禮土下民温
詔下召老猶加恩給扶減拜舊學之臣 嗟我陳公在明中葉三版不沒
胥爲魚鱉築防決渠駕以虹霓畝乃一鍾民不病涉豺虎是擒稂莠必拔
夜無吠雁袍鼓不發五紘於茲謳吟稚耄祀之太常配食往哲 我禾旣
封我蠶旣繇率彼父老獻韭薦粢濟濟先正願饗在茲邦人君子是式是
思石相爲社季子置祠東吳舊史作爲此詩擊鼓吹笙歌以奏之比德告

虔庶無愧辭

修孫山人墓記

太白山人何以名曰太白秦之望山人秦人嘗隱焉故名也或曰山人不
知何許人自謂孫姓名一元字太初莫能得其邑里或曰太初安化王之
苗裔則又并其姓名而疑之昔者東漢之季宦豎擅朝扶風梁鴻伯鸞挈
其妻子出關適吳會爲人賃舂自給其卒也葬于吳妻子歸扶風閱千百
年太初再以秦人入吳先後用隱遯終不歸葬然太初之出關踪跡遍衡
湘泰岱間既而買田吳興棲遲不去爲人捃顏飄鬚攜鐵笛鶴瓢以自隨
費相國一見之南屏山寺爲斂容歎服其詩與李獻吉何仲默鄭善夫齊
名何李未相見而特厚善夫晚迺與高士長興吳君琬紹興守安仁劉公
麟按察使建業龍公寬御史吳興陸公崑爲蒼溪五隱劉公後官司空寶
誌君墓此豈鴻之變姓名雜傭保所知僅一舉伯通耶鴻以五噫之歌見
猜時主故深自晦匿太初顯得隱居放言無所忌迺東漢逸民傳至今讀
之猶識伯鸞爲扶風人而太初莫能詳其所自出彼其蟬蛻變化自全塵
澁之表者詎偶然已乎太初善飲好談論切名實醉則引人說時事搯腕

慷慨友人方豪稱之曰太初非隱者知兵曉吏事使之用於世不減王景畧其推之不無太過夫謂太初有用世才則可謂太初非一意於隱此不足以及知太初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古之肥遯者先亂形之未成引領絕跡得以行其所志不幸濡忍一底於淪胥求爲蓬萌梅福難已

在明之中葉武宗戲渝馳驅舉天下事委之嬖倖近習之手而宗藩草澤之禍大作賴孝皇餘烈未泯國以不亡其大勢去東漢之季蓋無幾矣劉公龍公輩引身以退太初一布衣棄家狂走其中豈復有所戀哉後百餘年雲間白石山人者復出當海內無事積薪厝火中外宴安山人得於其間交王公營聲譽自比於陶弘景戴安道爲通隱未幾椽人再竊柄黨禍兵禍紛糾於不可解山人僅而獲沒不數年天下大亂賢人君子雖欲遠引高蹈龍不能潛鱗鳳不能戢翼每罹於燬燼網羅之患唯有讀太初之書上下其盛衰而有感於前賢之不可及爲唏噓太息已耳太初絕婚宦自稱有羽化術晚娶於湖之張氏無子年三十七以沒病革屬劉公以誌銘而曰葬我必於道場山之麓會鄭善夫來唁偕茗溪四隱者封哭而去今改卜窆於歸雲庵東則又學使者汪公相此土足安山人體魄且去舊

冢不數武以無忘末命故與劉公謀而遷焉歸雲太初所掛瓢處善夫以是名其堂而墓屋陟圯不存此若堂若斧者跛羊已牧於其上矣康熙紀元之七載太守吳公諱綺字園次政事之暇憩於茲山慨然曰吾忝司牧而前賢之巨隴蕪穢不治其謂之何乃命撥時度址而庀工焉余於太守兄弟也以春日來省視而山人之太白亭適潰於成爰戒期出郊酌酒于其墓墓遶長松數千株有殘碑三尺沒草中字剝蝕不可讀余與園次手捫摸得其中一二事敘致頗甚奇太初嘗大醉取幅巾掛樹抽碧玉導刻松身作嚴光徐穉陶潛數字已而就其根熟睡抵黃昏乃起夫山中諸松其合圍者率數百年太初之刻字其存與不存不可知若墓門之樹幸未翦伐太初魂魄必游於此無疑也嗚呼太初死人皆以爲仙去江山周光祿曰太初固不死試與公等發其冢必空棺吳與同隱者則以太初學道未必得沖舉其人與文自不凡今歸雲僧猶藏劉陸諸君手跡皆追惟平生宿草猶哭之語二者言不同其愛太初一也嗟乎以是可以觀太初矣園次曰是亭也都人士之出游者將以爲休憩之所子其爲我紀太初并識此山之勝吾將錄諸石余曰太初不名一德自同時之友且不能定其

出處而余又烏乎言雖然以太初之爲人又得諸君子代之謀永久乃沒
未二百年非遇賢刺史如吳公者爲之謀修復則此荒基榛梗野鼠衝人
而走者幾不辨其處然則作爲文字用詔來者俾此亭長守而勿替庸可
已乎吳公以詩文重天下其出守是邦修前人之名跡而光大之無廢弗
舉務大利益乎斯民是亭之作過之者將有脫屣富貴擺落塵坌之想於
以弘長風流訓世勵俗不爲無助何可以不書吳公繇工部郎爲吳興守
江南之揚州人共事者有郡丞大興于公琨通守靜樂姚公時亮是日同
游者御史欽縣方漣吳公雲清司理長洲旣庭宋君實穎孝廉江南仲調
白君夢霖崑山原一徐君乾學貴陽辰六越君闓而余則太倉吳偉業梅
村也戊申三月廿六日記

雲起樓記

無錫吳侯爲治之三年政成化浹始用事於惠泉之山亭導壅去堙城平
發潔因舊亭之制而易檐改塗焉未也斗折而上築樓三楹崇階廣阿有
巖有翼旣成侯親題其顏曰雲起而張具以落之其明年余以宗人來謁
偕都人士之萃止者登焉客有論於余曰子可得其說乎是樓也爲惠泉

而作也易曰井冽寒泉食詩曰厥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匪自今矣
夫泉者始而汎觴繼而澎湃其蓄也有本其行也有漸類夫幽人君子憂
愁抑塞蟬蛻乎泥滓之中或乍伏乍鳴或一見一否潏潏然涸涸然鬱鬱
激冽而不能以遽出豈獨其性然哉此亦水之勢也若夫應龍蚺蟻天際
而雲從之細縷乎無垠布濩乎無外其爲觀也大矣傳曰泰山之雲膚寸
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斯侯之謂乎而吾何足以窺之余曰是則然矣抑
余更有進焉夫天地之道其猶鼓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自其有形者觀
之雲有變化起滅焉泉有流行坎止焉自其無形者觀之洪纖高下混茫
乎一氣而已今夫無錫望縣也地大氣浮鍾水豐物而侯以人事節宣其
間政教之盛風俗之淳文章寶從之雅凡蒸動而不變者皆雲也滋液而
滲漉者皆泉也又烏得而分之乎吾聞諸侯之爲臺榭也大可以容宴豆
高可以占嘉祥今以侯之畫考夕省劬勞庶政於不遑乃得高明爽塏之
地以遂其優游俛負雖以吾徒之顛顛而暫寄乎此樂其水泉之甘雲物
之美若似乎其不忍去而況錫之人乎侯之所以嘉惠斯土者亦足以見
矣是可書也侯諱興祚字伯成紹興之山陰人余則梅村居士偉業也康

熙七年九月十七日記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終

第 35645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バ
圖書館 5

号	31155
	平一第
	大試國
	除書四

待時家... 出四十...

秀

